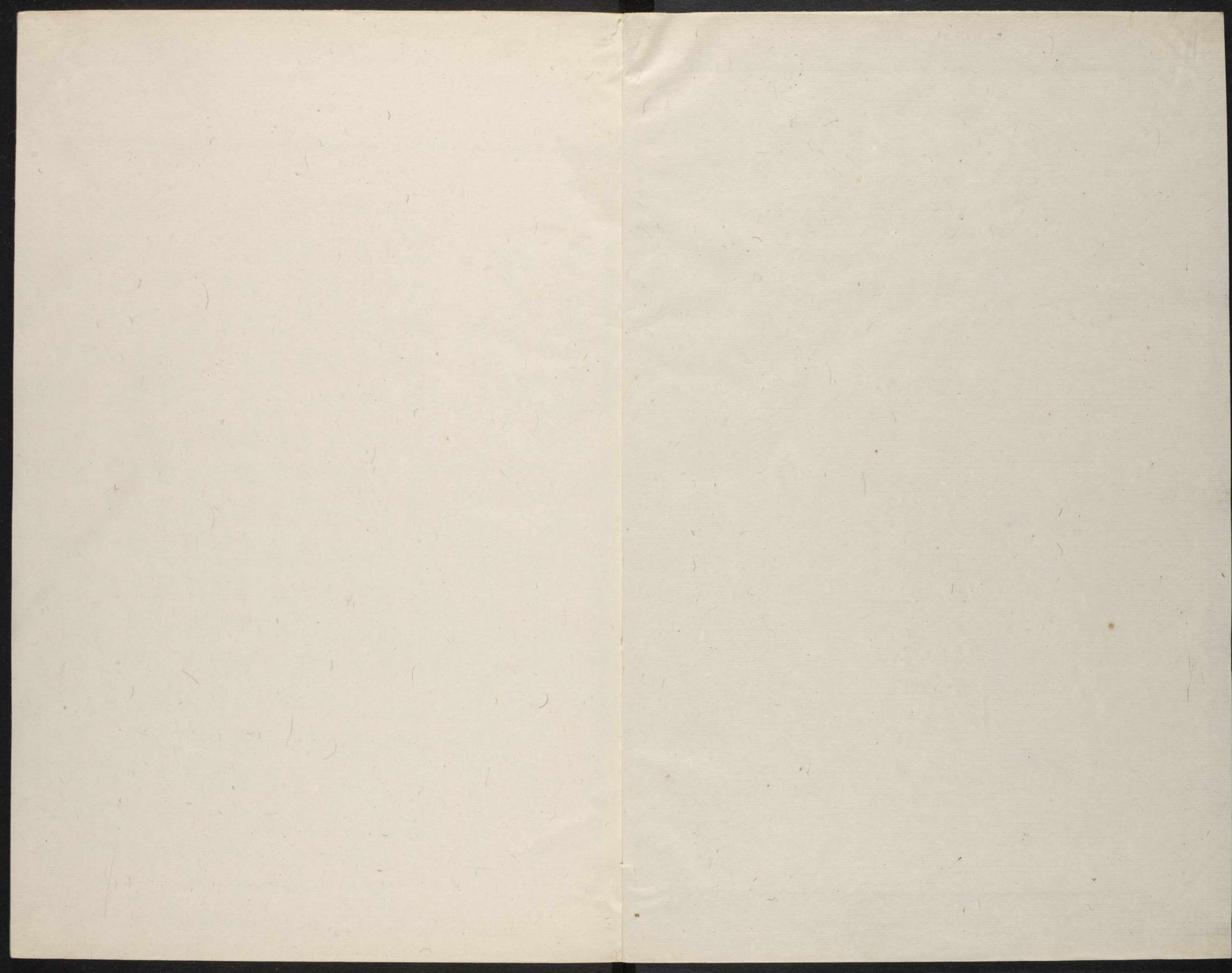


2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5 1940

T 3243/5832.81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

序

送翁丹山參議貴陽序

明侯一元

歲在辛丑丹山翁先生為南北部郎且九載矣檄  
至以先生參議貴陽先生之為郎也賢資又獨久  
乃其遷不能踰常而地又遠士之務進懷居者或  
不厭焉其歲三月翁大夫治行諸鄉先生咸往餞  
之都門之外冠蓋既集馬鳴於衢於是有所顧而嘆  
者曰是馬也範馳驅式王路弗弛弗蹶國馬也然  
而御者方三十里五十里而休也可以為良矣然  
而不若捷之速語卒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  
教竭駑以聽御者道雖遠以日月至之已而大夫  
前行至於舟於是有所顧津人而嘆者曰善哉乎為  
舟險而不敗戒而不懈是其材緻而技習也雖然  
彼容與而擊汰者無衝波之虞而有善舟之名可  
不謂遇哉則又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往

求所濟雖險也曷違之已而大夫登舟命師縱馬  
弛御於是又有嘆者曰舟之於師也馬之於御也  
不可易也以其習也易之則害於舟害於馬故治  
氏者審宅五方治音者審正七均今大夫則已易  
器而操矣竊為大夫慮之大夫曰請受教往而學  
焉聞之曰東西南北惟命又曰車於室轍於塗吾  
惟車弗飭爾又奚問塗於是諸鄉先生顧元曰爾  
惟最少盍籍爾長者之言元既受而籍之乃作而  
曰備哉言乎雖然天子之遇先生厚以先生大賢  
且托以明古之道正當世之急而議者類以為先  
生不便是無以異主恩而矯士靡也且天下相趨  
於疾足邪徑內顧自便之日久矣靡不跂足而至  
公卿以予耳目所觀記郎吏之陟而外也鮮及二  
考者監司二千石之陟而上也鮮及考者是久任  
之法嚙也巳陟矣則欲以踰級自異已踰級矣或  
曰地惡或又曰遠顧其身便否耳慮不至乎民是  
陳力之道也昔人云易動而可慮者莫若遠民  
言制吏之難而達民之壅也故惟自立之士不削  
而正者乃可以撫邊安圉今士大夫失之入者計不  
復出出者計且莫入其况邊乎是均勞之議格也

茲其來遠矣自汲孺之賢不能無望於積薪望之  
之不欲而難左遷祖尚之文武而憚遠牧又况材  
非慷慨隨風同波者哉夫若翁先生之材賢盛矣  
乃其為郎而獨久遷而不踰常得地而獨遠則彼  
浮食乘墉集苑之人始厭然心沮矣是天子所以  
化羣工宰臣所以抑僥倖不塞而自禁之具也涉  
方深以先生表遠獸方或以先生虞社稷是役又  
何疑焉且諸鄉先生之言有未竟者吾聞東野之  
佚矣未聞鳴鸞之敗績也聞虛中之濟矣未聞忠  
信之陷也五方異齊矣不聞其不同禮也七均異  
調矣不聞其不中律也故善馬所以善舟也善舟  
所以善政也一也異方而同區先生行矣余又聞  
之本巨者銳末源弱者洪浸不盈於天天有常予  
不爭於人人有常好夫貴陽非故西南彝之徼與  
語曰樹惇帥德而守終純固者惟彝能也而既浹  
淪王教矣因長之以先生之德惠維之以孚信鎮  
之以易靜此其回面而嚮德也必倍乎中州之民  
異時擇公卿於馮翊還列侯於河內乃知天子所  
以遇先生者徒執古之道而其去世俗之慮遠矣  
夫迂其身以善國正俗周公之事也於先生乎觀之

貴州通志序

貴州為邦在古為荒服入聖代始建官立學驅鱗介而衣裳之伐苜亂而郡縣之刻若落而衛守之百七十年來駸駸乎濟矣華風而嘉靖中又特開科增額人士爭自磨礪以篤祐文化翼贊皇猷與為多焉舊有方志殊為簡畧癸丑議增修督學謝公東山實主簡書筆削博引經史旁採子集又參訪故老咨訪儒生浹洽而罔遺精鍊而無疵屬慎為序走也衰謫何能為役暇日嘗觀常璩華陽國志自先漢初至晉四百歲士民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多矣上泝漢初至三代千餘年史所紀無幾人忠魂義魄與塵埃艸莽同沒於丘原豈不重可惜哉諸公今日之盛舉繼絕表微用夏翊華復三代禮樂之權輿也余嘗慨今之議論以邊徼為遠不之重而官其土者亦自厭薄之嗚呼邊可輕乎哉衣之重而官其土者亦自厭薄之嗚呼邊可輕乎哉衣破必自喬始邊徼之說何以異此邊可輕乎哉此又諸公職思其居靖共爾位以副九重之顧諟以啓百代之瞻仰斯志也寓禹貢之術義職方之流別矣

明楊慎

思南府志序

明田秋

志也者識也郡之史也以稱物采域質所稽也以撰風謠淳碧所識也以永監觀文獻所屬也我古有邦莫之克廢也思何闕焉黔荒之遺習也維是網羅之責秋自叨第以來竊有志矣而未之逮也乃嘉靖甲午郡博鍾子主節亦有作矣而事未竟明年冬洪公承藩以南樞佐出守我邦憲古振文用繼其役弘敷之暇爰以鍾子稟屬余隆正凡再閱月績用告成公乃枉軒蓋過西麓之艸堂而揖余曰是役也有思以來一舉者也嘉成猷遠子可無言乎哉西麓子曰嘻方冊之布永矣余何言也雖然亦竊聞之矣天下平則文物盛統勢一則圖志明斯典也世運關焉者且且有經邦之道焉昔先王之御世也立典式而觀民因風宜而設教是故陳詩納價以察趨也五土有辨以致化也書用識之以永風也九丘之典邈矣職方之典孔子述焉大都為民治設也此意而湮即記載之功盛矣眩於觀詳於末文也奚用哉是錄固無良亦罔或弗鑒於茲也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謂執此可以善治茲錄也余固無言竊有望焉博覽瞻聞之

士其尚  
余正也

思南舊志序

明田汝成

思南故宣慰司治永樂中罷司置府與內郡比百  
 有餘年漸被文教蔚然移風而西麓田子以間出  
 之才追琢至行領袖後生於是縉紳之士彬彬焉  
 冠於全省矣府故無志田子喟然述作郡守洪君  
 請而梓之既成而予以行部至閱田子所為志知  
 其有芟芟憂國之思焉非直以物色山川備圖籍  
 也夫思南宇內之僻郡也山谷阨陜犄犄踞伏在  
 昔開疆羈縻而治故其法未備境多縵土沃而善  
 樹四方流冗亡賴匿命此焉逋藪慮不為土著而  
 胥宇者故民易動東邇酉陽西連眞播二三酋長  
 無巖黠陟豪舉自恣竅窾其民反目而籲天者鵲  
 噪蠢起軼我疆場池魚之禍比比罹之皆異省轄  
 屬也故督課之法難行夫以法令未備之域雜以  
 易動之民逼於豪舉自恣之比隣而郡守縣令不  
 能制軍與鋤擊卒有艸竊變安所圖昔之為思南  
 者亦難矣田子時建議於朝請設按察佐使一員  
 治兵茲土兼制諸司警備不測國論躋之竟如所

請乃今法制浸周而奸宄稍戢是則田子有功於  
 父母之邦也志之作宜首表焉他所稱述固未義  
 爾夫先王之治天下也慮外而勤內故政嘗均其  
 用人也敬邇而恤遠故士有勸乃今仕者戀中朝  
 內郡鄙邊方一閱除書即神氣沮喪墨墨就列一  
 切自利冀旦夕脫去為幸何暇及民夫使仕者懷  
 墨墨沮喪之心甚非所以攘紱四表紆主上旁矚  
 之憂也故曰擇民而使者非良吏也擇官而宦者  
 非忠臣也苟以自靖為心何論遠近且思南雖遠  
 念其民獨非先王之苗裔乎出繒粟供徭役以奉  
 其上甚敬困於盜賊之擾不相保聚望治於上也  
 甚勤然則思南之民固無負於郡縣長吏也為郡  
 縣長吏者獨忍以邊方鄙思南之民乎此則田子  
 之微意而未發者予故論序首編俾後之覽者有  
 政治之資焉若曰將以披圖籍  
 考山川則信為斯志之末義矣

攻玉集序

明王璜

攻玉者誰龍巖趙先生也龍巖者何謫大名前庶  
 吉士也曷攻玉鑿也其鑿之奈何佩之以昭德也  
 然則文無與矣曷以名集會也觀者不曰會曰倫

也玉鏤而詩帖兩逢其適故曰會也玉以礬鏤詩以鍊工理有相方者故曰倫也試耳玉取聲焉清越以長也詩之聲亦清越以長也目玉取色焉溫潤而澤縝密而栗也詩之色亦溫潤而澤縝密而栗也至於氣如白虹精神見山川者亦無有弗倫璜迺作而嘆曰嗚呼玉之達也為圭為璋為璆與琬琰國之鎮也重器之需也文之達也為節為閣為絲與綸綉國之華也王言之代也胡乃今皆窮焉不鎮國徒飾諸躬不華國祇鳴諸郡亦會也龍巖其如會何哉龍巖之弗會其如朝家何哉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易談序

明孫應鰲

易者何也以著天地萬物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理妙於人心故易著天地萬物之理以明心也愚自學易嘗求諸大儒之說於傳求諸大聖人之說於經未觀測也已乃因傳以求經因經以求心浸浸乎若有窺測矣而未能見曉已乃友之於心畧其所所有言與無言涵泳之優游之日用起處罔不念斯久之則若諸大儒之意若可起於衷諸大儒之

誦若可出諸口而諸大聖人著經之意即若可不遠於吾心矣

五栗山人詩序

明邵元善

貴竹陳五栗先生自少能文章餘姚王陽明先生論官龍場時先生師事之今居彞集中示陳宗魯者是也先生之詩大半在溪山花月杯酒游覽閒觸趣而發不強作其冲澹如栗里蕭散如蘇州沈鬱蘊藉如少陵而平生落落不偶於時偃蹇寂寥以終其身大都相似先生年六十時自為誌誌後十六年卒詩之目為耀歸存彙餘曆續彙孌菴開錄今統名陳耀州詩集先

贊奕稟序

明陳宗虞

贊奕稟者今普安郡大夫台山所為詩也大夫初令嶧峨遷司徒郎論通州量移涿州載謫辰州皆有佳政不論論其值之變者涿畿輔首地衝而費鉅愆極矣民間窮者骨立勢者虎負繇不得供命者日益水大則縹緲而亡仕者即不官不樂刺其地雖覲謁者苦其途誰振而理之大夫至不踰月檢籍均徭抑豪強稽隱脫自是疲者少解士者穰



貧而歸問閭市如更生顧豪姓不便者舍沙其旁  
 矣果中於中貴人飛語上聞收大夫焉乃涿父老  
 扶杖攜兒扣闕三上疏白其事昔杜子美覽元道  
 州詩誌之云今盜賊未息知長疾苦若得結輩十  
 數落落難參錯天下萬物吐氣治安可待矣嗟乎  
 良吏之難自涿州然顧大夫者可多得邪乃道州  
 日劇不獨一涿州也及所著元子等多得邪乃道州  
 春陵行示官吏之作及所著元子等多得邪乃道州  
 長與金石不磨財豈謂大夫  
 今橐不萬千祀愛而傳也

維風編序

明陸從平

夫風噫氣也而激者謫者笑者唱者唱于唱喁調  
 調小不何弗齊也施於有政則衛之淵鄭之絀齊  
 之泱泱秦之夏聆列國之風而列國之俗吳公  
 子辨若觀火焉蓋鼓萬物者莫疾乎風自昔記之  
 矣夫風之靡也猶水之下也障木以砥維風以言  
 故曰君子之德風又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甚矣  
 風之不可以不維也今天下風何如哉嗟嗟難言  
 之矣余先讀中丞葉公憲約衍知公意在敦實刻  
 僞甚盛心也而其約主於貞憲不及於齊民尋謁

參知史公得公觀察楚常時所刻維風編者讀之  
 則其與憲約同而其說似備蓋二公以風教為已  
 在故雖未同事而先同心如此也海內士庶效而  
 成風即吳公子不悚然改聽哉孔子刪詩以二南  
 為風之首至黍離降國風而風始變而後春秋作  
 春秋固所以維風也是編以維風名公殆有深長  
 思哉夫登高而呼聲不加長而聞者遠何則其所  
 據者然也余時在下風故守思南四年而無其所  
 於思唐之舊今持公所維風扁於南四年而無其所  
 有敬應者哉因言有之郡中而僭綴數語於後

黎平府志序

明袁表

黎平為郡百六十年所矣郡黔而衛楚掌故無述  
 焉先是要服也非所為文獻不足者耶既予深考  
 之則畱廣文讓有地里考張守愷有志彙雜咏馮  
 司理天秩有黎平五開記然地里考獨載正統以  
 前馮司理書艸野其事不雅馴志彙韻語為風刺  
 昏缺有間矣若乃輜幘有考也井里有名也歷官  
 有表也表竊有取焉於是始作黎乘乘紀載之書  
 也義先比事詞之工鄙弗計焉舜格有苗殷克鬼  
 方徃古之跡希潤宵茫爰及唐宋拓宇開疆熙朝

混一隸於職方非輿地志第一凡五篇爰城邊圍  
乃作廡宇樹屏命官稍視中土作建置志第二既  
寘之守復授之師師帥牧之文儒誨之喁喁首長  
羈之糜之招攜懷遠循吏有之作官師志第三裔  
微遐荒非兵不彊寘戍列屯簡旅彭彭作兵戎志  
第四厥賦上下視荆匪絀取之羈縻伍什而一作  
徵輸志以明惠第五維茲鬼方其俗淫祀祛厥弗  
經協於國紀作秩祀志以昭典第六洵矣士行亦  
有女德信芳寓賢謬悠在蹟作文獻志以彰軌第  
七蠻彝蠢矣武衛匪革銷鋒鑄錄代有石畫作邊  
圉志以闡伐第八述厥故事附以論著凡九卷三  
十有三篇爰命府史受而藏之以備覽觀以俟作者  
丁酉志序 明江東之

黔志自中丞劉公侍御宿公增修迄今四十餘年  
而未有執簡從事者亦已疏矣余方有慨于其中  
欲胥謀於直指應公而會鄉先生給諫陳君以請  
即令有司擁雙先驅開集雅之館復延疇昔所稱  
一二執簡也讐校也而日趣駕焉事竣姑為不腆  
之辭以志歲月今天下大一統以示無外即鬼方  
靡莫故地已進而中國之與列省比肩承宣德化  
聖天子特於黔加額開科所謂以冠裳易鱗介以  
理究極於輿圖士習民風兼採于彛夏田賦兵車  
與時盈縮固維新之一機也考黔故志自諸葛武  
侯以至王文成公上下于有餘年其間英聲駿劄  
播溢三危槩可觀矣嘉隆以來代不乏人或鐵石  
之哀擢奇於禦侮或瓊華之藻展采於天庭亦有  
却金茹淡繼美關西之清遷客碩儒講明洙泗之  
學是皆質之於前而有光俟之於後而可法昭昭  
在人聞見方真非乘歲時之近錄而紀之將事與  
時湮人隨世往典刑寥邈若存若亡藉令豪傑猶  
興尚友之謂何今茲高世名賢操觚登壇又得督  
學沈君相與印正而潤色之凡例有綱有條爰分  
爰合各有攸當文不傷質麗而得體黔之衣冠禮  
樂彰而傳矣

平播銘并序

明江盈科

辛丑春不佞科以使事弭節黔中則聞黔父老談  
師滅播其功甚鉅其為德於黔甚厚以為中丞郭  
公與直指宋公再造我黔非尸祝貌祀無以稱黔

人報塞之意而余楚人也乃其佩德有不下於黔  
 之入者無以為報則請誤黔師平播銘與黔父老  
 共圖永久比於江漢歌棠峴山勒石可乎按播賊  
 之始發難也爾中於黔凡數四初犯飛練次犯東  
 坡又犯龍泉黔之將帥為魚肉者二十人徒兒戰  
 卒殲僂幾盡元元之將帥塗野骨掩蓬蒿者不下  
 萬餘中丞郭公受推轂之遣自江以東星馳而西  
 至則覈所部兵不滿五千帑金稱是乃焦勞愁思  
 語宋公曰無米求炊巧婦不能將奈之何宋公曰  
 為今之計但有上告天子請兵食救此一方民爾  
 用是披肝瀝血連疏當寧蓋情切於諸葛泣慘於  
 包胥廟堂之上為感動請兵予兵請餉予餉又不  
 足而請益兵益餉又復與益兵餉集公與宋公  
 進在事諸大夫晝夜籌畫慎擇將領宿重兵省會  
 其餘險要多寡分布根本既實分遣所部凡八萬  
 人屬總戎李公統率以往援桴而誓曰毋怯毋躁  
 毋守餌毋蹈伏毋殺降毋競功忠赤所激三軍用  
 奮勇躍前驅一戰而抵旋木再戰而拔高固烏江  
 受挫士氣彌勵及三戰四戰以至八戰連破險巖  
 直抵賊庭楚蜀之師十道併入賊遂計窮難經以

成敗子盡行蓋出師僅六閱月而楊氏八百年  
 裂為郡邑比中原版圖之域天子藉以抒西顧之  
 憂既已銘功鐘鼎紀績太常矣方其功之既成也  
 人但知二公成功之鉅而不知二公成功之難但  
 知二公之為功於黔者與楚蜀鼎而不知二公之  
 成功於黔者其難於楚蜀不啻倍蓰但知二公之  
 功黔民是賴而不知二公之餘功其覆庇楚蜀者  
 無以異於覆庇黔中夫其知者不待言矣其所不  
 知者何也蓋自飛練之後黔中銳卒盡創於播無  
 復敢鬪之志則振起之難又播之與國夙苦漢文  
 網而世與為構則解散之難此其難難在黔若夫  
 廟堂所責備者三方之師併力滅播而楚號大國  
 蜀號沃野物力之饒足給軍興又武昌成都去播  
 千里我得從容定策不虞不備黔則彈丸之地居  
 恒仰給楚蜀有如稱貸而貴筑去播不二百里賊  
 朝遣一將越宿抵城下腹猶果然是刺床之灾也  
 夫黔與楚蜀所肩之任同所挾之具異安得不難  
 公與宋公不以其難者自諉矢心發憤吐一腔之  
 血以激三軍之師自大將至卒伍靡不感泣願效

命者與國是也於是曉以大義悟以赤衷使賊之  
與國不為賊用為我用不但形為我用實心為我  
用而後我之神氣日張賊之膽氣日奪區區彈丸  
貴筑不敢一矢相加蓋黔乃能自完而因以其自  
完者摧播無完播矣顧黔雖彈丸乎而於蜀為內  
援於楚為西蔽黔既完矣賊欲引兵而北則虞黔  
之搗其穴出而無與歸也而不敢北欲引兵於東  
則虞黔之尾其後徑而不可繼也而不敢東賊不  
敢北乃有完蜀賊不敢東乃有完楚夫能完黔又  
能完蜀完楚茲其功豈獨黔人擅哉假命公與宋  
公無術以振積衰之士而令韓魏之交合我乃外  
樹敵國內殺兵勢且無完黔無完黔而賊且突而  
北突而東又安得有完蜀完楚如今日乎此何但  
黔父老鯁鯁然懼報塞之難是蜀與楚何人不當  
報塞又何人報塞萬一也者即科處楚西徼所為  
得安釜鬻與今日擁車騎黔中儼然漢官威儀非  
仗二公之功其能然哉則夫謨銘鑄石其安能已  
是役也中丞郭公宜指宋公實尸之總率三軍實  
惟元戎李公應祥而左監軍楊憲長寅秋右監軍

張少叅存意以及藩臬偏裨守令以下不可勝紀  
要之羣材集大廈植夫惟公與宋公慎簡而審使  
之併力濟事克襄大亂豎茲偉仗其詳具中丞叙  
功疏中科特志其大者因拜手稽首而為之銘銘  
曰播賊欺君亂天紀敢奮螳臂稱禍始綦江流血  
咸海水貴陽三鎮被屠戮十家流離九家哭全黔  
危若几上肉郭公單騎來秉節日與直指共商決  
誓滅此賊其飲血一腔忠義激三軍怒氣勃發勝  
風雲各務斷脰除妖氛烏江青蛇號天險百二重  
關次第斬賊勢窮蹙如被魘闔門縱火雉經歟累  
累就縛妻與子捷書飛報龍顏喜荒微一旦歸職  
方介鱗盡化為衣裳乾坤重闢日重光麒麟合入  
功臣譜英雄鬚眉照今古伏波銅柱  
安足數吁嗟乎伏波銅柱安足數

丁酉志序

明鄒元標

元標荷父黔筑族罪六禩癸未春奉詔賜環用特  
恩備官掖垣諸抱疆場憂者過問黔筑事日諸士  
司故世受國恩何多梗化者予曰天威照臨誰不  
欲守世業傅之雲仍間有不靖游民鼓掌弄之非  
其心也計最雄長者土興錢穀甲兵人民不及中

州一下縣且其所仗肘腋人各有心欲自相貴又  
 四面受敵亡足計也但地磽而瘠物產既絀有田  
 者賦稅時加轉瞬輒罷州邑長及諸小吏宦情蕭  
 索諸小吏最苦士與民上與下交病也又尺籍消  
 耗屯田荒蕪所稱站軍者憊於迎送軍衛益病以  
 雄藩較之猶巨室諸子各享富饒一子獨食貧且  
 貧者與富者賓客祭祀燕享之需相埒捉衿露肘  
 苦可知已聞先正建議以湖北川東盡入版輿楚  
 蜀不見少在黔筑式擴而大此其議非不偉而大  
 牙相制之說錮不得施難言矣聞者唯唯予同年  
 中丞念所江公奉命鎮撫是邦舊游告公受事斧  
 斲斤削洞若游刃予聞之喜已又聞公捐俸辦救  
 荒田若干又敦請予門人給諫陳君見義鄉縉紳  
 憲副許君吉菴大葺通志夫此兩者朱紫陽氏所  
 至奉為合甲公毅然行於貴貴之人何幸有公也  
 未幾公遣使以書委予序予得而披之為圖十有  
 二附目十有八曰星野曰沿革曰形勝曰民政曰  
 軍政曰學政曰城郭曰公署曰秩官曰名宦曰經  
 畧曰藝文豐約同異必詳必確艸創潤色裁正錄  
 次咸得其人卓乎貴之憲章矣中丞公心蓋曰百

金之夫辛勤立門戶必有家乘以遺後人予奈何  
 視官不如家故竭蹶為貴筑世世計讀茲者感甲  
 兵強弱則思振熟土苗馴梗則思馭會錢穀多寡  
 則思裕稽盜賊出沒則思靖察士習民風淳漓則  
 思正此治貴大較也公倦倦是志之心也雖然醫  
 書載陰陽虛實之宜在人悟不耳執一方御眾病  
 病之數多方不勝病醫必敗予飲食茲土者久之  
 上常與下有齟齬不越兩端鄙彝者苟簡塞責喜  
 事者輕舉騖發貴事益不可支有能熟俗所宜衡  
 物之情文武迭用德威惟時如名醫針灸參耆旋  
 投而立有效者然亦代不數人載在名宦可觀矣  
 我朝列聖立極一統有誌即周禮大司徒掌史之  
 意各省有志即小史所掌之意然其政興廢舉墜  
 在人存亡不盡藉方冊也往予恤站軍末議陳情  
 於上得蒙俞旨大司馬下貴嘗爭以力詘辭故不  
 得其人即君父之命竟至沉閣矧茲載籍竟公之  
 至奠四境若覆孟者其在得人哉其在得人哉予  
 敢以後先膚見熟數篇端俾同志君子有所覽鏡  
 焉元標一別茲土荏苒幾廿年憶承名儒如少宗  
 伯淮海孫公叅知同野李公及諸士陳君等以聖

賢之學相切劘朝夕蓋期報君父萬一迺成則亡  
一矢一鏃之勞仕則暗小心翼翼之恭負聖皇解  
網之恩孤井州父老之望五溪雲  
山用想為勞撫茲志悠悠我思矣

龍山志序

明鄒元標

余為童子時有傳鶴樓先生集至文江者從旁窺  
之至龍山道院記恍遊員嶠方壺恨不旦暮往足  
未問曲折心津津在平州六洞中矣丁丑歲予以  
罪譴是邦長老憶在時事持杯酒勞予曰此非小  
子昔時所欣羨而不得往其地者乎往則遺蹟固  
在也龍山萬疊將奉子湯沐矣所奪子者隘所與  
子者廣子其自寬荷及至是創甚臥床禱者暮年  
已耶秋始獲借瀘州守吳明祥父及諸生周孟醇  
吳汝只等登眺其地遠眺交廣瀟湘近挹香爐金  
鳳諸名勝恨記中未盡其狀乃與諸人暢懷各論  
心數日始歸嗣是一觴一咏非龍不共予恐流風  
零落乃并先今題咏集為龍山誌因系之言曰情  
之好樂各因其人子厚在永州所稱鉅姆潭愚丘  
謂其峭直與深于厚為人大都類此龍山壁立  
似如名卿碩輔垂紳正笏觀者凜然先生忠信

友光明朗愷茲山見賞於先生固宜小子乏稜稜  
之節罔卜稅駕寧不見辱於茲山者幾希雖然山  
勢巍然而不可犯由體靜定而有常小子不墮初志  
夫巍然而靜定者在我也語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雖不能至  
心嚮往矣

章疏補遺序

明鄒元標

夫獻納於君者勿欺其本也有勿欺之忠而昧厥  
體亦未有能格君者慙則疑賣已之直隱則詞不  
別白而道不明上可格君下可明道粵稽往牒莫  
如伊訓說命次則天人三策出師二表治安一策  
雖通達國體立談間而遽痛哭流涕議者有遺論  
焉他又可知知已予暇日間觀古人章疏率直而不  
遽與而不隱鑿鑿乎有體要也已所無者散見他  
書命周生汝順錄而成帙名曰章疏補遺者補文  
編所遺也文編者唐應氏選也夫有勇知方子路  
之才豈不優於從政夫子哂之者為其言之不讓  
也嗚呼竄逐荒徼仕非吾分方枘難入仕非吾心  
吾已矣夫夫同志欲格君而明道此其近體矣并當  
究夫子禮讓之說刻方為圓刮直為曲借言曰告

君之體勿欺也乎哉

黔記序

明陳尚象

大中丞郭公撫黔之癸卯歲出所著黔記示余昔

于欲居九襄魯論紀其問答之語正德中王文成

公官龍場有何陋軒記今翰墨淋漓壁間似若神

物護持之者嗟孔所云九彛豈必即羅施之區文

成之記母亦為鄙彛余黔者廣乎以今觀青螺先

生黔記益可念也嘗觀名山大川載在圖經宇內

寥廓昭曠之士恨不旦暮遇乃遐陬僻壤豈無一

丘一壑為造化所含奇者即輶軒過之不肯經覽

人情貴耳賤目貴近賤遠大抵然也夫黔雖僻壤

自我明建藩以來二百餘年二祖之所創造累朝

之所覆育皇上之所觀文成化民鼓舞於恬熙士

涵泳於詩書亦既彬彬質有其文第遊譚之士尚

在在以其意輕之士大夫聞除目一下輒厭薄不

欲在此寧獨以邊徼故抑或或以文獻少興起為

難故雖千載下猶未離於或人之見耳乃今有中

丞公黔記其文與獻可考鏡也余黔人何敢侈譚

黔事試即記中所載則理學文章忠孝節義種種

備何其盛也至於名公巨卿之所經畧遷客所

編之所講明勛華增天地之尤道德作譽髦之式

抑何其偉也由斯以譚則今日之黔孰與曩昔乎

今夫天地之元氣愈漸漬則愈精華彪炳者得發抒於益

愈薰蒸則愈彪炳惟是精華彪炳者得發抒於益

代之手其人重則其地與之俱重黔蓋兼而有之

貴山富水與龍山龍場行且有聞於天下後世世

有寥廓昭曠之士亦必於黔乎神在矣非公茲記

其疇與張之在昔賦三都兩京者一出而貴洛陽

之紙贈士林之口然或感時諷諫或折衷羣言且

皆成於十年視公投戈染翰刻燭賦詩備一代之

典章垂千秋之信史其遲速輕重固天淵矣記成

當與黔並永不特海內幡然改觀固知孔子何陋

之言與陽明先生名軒之意俱得公而益信也象

不揣固陋附言末簡豈惟無能發公表章之意抑

亦恐為斯記之羞公儻謂其為黔產也而載其言

以存汗樽土缶之一端邪

黔記序

明丘禾實

今天下開府置官屬之地十有三而黔最後黔非

特後也籍黔之人不足以當中土一大郡又漢彝錯居而彞倍蓰焉以此宇內往往少黔其官於黔者或不欲至至則意旦夕代去固無怪其然乃士生其間或亦謬自陋通籍後往往籍其先世故里視黔若將免焉余居常每嘆之謂黔不足治乎是越不章甫而蜀不雅化也謂黔不足與乎是陳良不產於楚而由余不生於戎也有是哉第地之重人也以山川而人之重地也以文獻黔自國朝始為冠帶之國文獻闕焉地奈何得重余閒攷鄉先輩非無崛起於時者旋就湮沒載稽故府牒及列郡乘俱散漫磨滅不可讀有無乘者夫無以表章之聽其湮沒也皆黔士大夫之過也余不佞嘗讀郡志而有志焉自以學闇典墳摻羅未廣懼為山川羞乃今有郭中丞青螺公黔記中丞讀書盡天下其記黔也直取兵於武庫不勞更鑄第中丞自平播以來拮据戎馬兵食間宜無餘力而游翰既染輒至克棟余曾不聞杜元凱平吳裴中立平淮有所論著也且中丞望重中書久矣獨不意且夕代去邪余觀大事記黔之故實釐然指掌雖黔人不說也至讀贊宦傳見鄉先輩一二典刑爛然

耶而身或不知又如宣慰傳中所載昂兄弟詩詩然風雅想其人士流有此何論華族而黔記未成詩輒併湮沒由此以譚未嘗表章之不可謂無獻則未嘗修之固不可謂無文也中丞所為詩文在在殺青而其肆筆為史則黔獨著中丞豈亦有意為黔文邪書成紙貴海內士與寓目焉由此必有樂至其地以紹中丞之業者若黔士既發醢雞之覆將得寶於家而不暇外索此非黔記誰啓之也記今自重天下不藉余為佐晏第余樂桑梓文獻有歸且見君子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因記其實而序之若文之工不工自是黔驢之技所不計也

貴州乙卯鄉試錄後序

明鍾惺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為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為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請稍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為三日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釋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



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惺是以副  
 工部主事臣明欽往典乙卯黔試也牘成臣明欽  
 首為言矣臣惺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於  
 鄉者始得名為孝廉孝廉之名倣於漢漢取士之  
 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  
 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斯弛不羈非常之  
 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為諸生者其於明經  
 則以稱諸生之廩於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  
 明經亦安然自處於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  
 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  
 微者全在於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本末  
 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奈何不反而思其  
 義也記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於不  
 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為士計而使  
 士自為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  
 上皆使得致于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  
 施於士者方未已興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  
 其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於無言代為之計而  
 預為之所有甚於士之自為全自為養者而士反

不自全不自養孝欲以事君而孝或衰於得君之  
 專祿用以訓廉而廉或變於聚祿之厚則士負取  
 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  
 士有斯弛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  
 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况今  
 上嘉與廣勵不忘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  
 適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又  
 取必于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於兵民  
 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如  
 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送少司馬蔡公撫黔序

明譚元春

同安蔡敬夫先生言行如古人較然不自欺其忠  
 孝接物之志天下信之春事公久獨以為能懼今  
 世所不足者懼也公何懼之有春事公久見公于  
 學問之本末浩浩淵淵筆之所往孔上而周下贊  
 俯而亮仰不遺力以達於深蹟無邊際而曰吾苦  
 不能思嗜書不暇讀於學問無所窺嗟乎春每見  
 有志者為之效其一二處微肖即志揚氣得公何  
 懼若此吾是以見其懼也當萬曆乙卯丙辰間公  
 在辰陽辰與黔兵食相及有欲用民力於苗者公

執不可因自解歸去而臯臯訛訛者亦適自起滅  
 數年來海內多事天下思公甚公亦念天下由晉  
 岳起鄭中丞民以久安會黔彝不靖舊開府深入  
 未遠天子乃以公為少司馬往撫之春聞而度其  
 故非用其才也用其氣也用其氣入人肝脾矣氣藏  
 疆項不肯輕用民力時其氣已入人肝脾矣氣藏  
 於不可見動於不可禦古之君子懼以養氣氣以  
 養智而今之所為氣有臯臯訛訛而務以苟勝於  
 人而已矣使臯臯訛訛而可以苟勝於人焉已洩  
 矣已盡矣豈能復有氣乎氣之所為不可使復洩  
 也誠以蘊之懼以守之其誠彌積其懼彌深懼日  
 以深而氣日以達一旦不得已而用於世也則非  
 我欲其然也氣自然也氣猶泉也泉之初萌如蚊  
 蠕之微動視之不得何況於聽稍流為池為澗形  
 見聲增至于水石交鳴喧豗不聞人語浣濯者往  
 焉灌漑者往焉而泉則猶守其初萌之性曷往觀  
 乎蚊蠕之微動矣公讀書深用人細見事透以鬼  
 神目則而以豪聖望人初下黔命春適見於郎中  
 公虛心省躬遍問人所以往黔者人莫能應公自  
 咎曰教人而不教於人學問之大詎也氣浮與滿

示挹與肯綮失與何莫應也春聞之躍然吾所見  
 公懼者益信矣懼者君子所以盡天而好謀者君  
 子所以盡人天人自足於胸中而國運人心坦然  
 默聽於忠孝接物之內故成也成之為言天與人  
 俱不必問之辭也大誥曰允蠢鯀寡哀哉予造天  
 殺遺大投艱於朕身不叩自恤君猶如此况代君  
 者乎有鰥寡之哀以通人有天役之造以通天未  
 有暇自恤者不懼生於自恤自恤生於暇心於是  
 乎紛然問天問人而苦無以通之泉竭自中氣不  
 足也春素以是聞於公敢述以為送尊其所聞竊  
 自附於高  
 明云爾

端俗約言序

明潘潤民

夫醫者為方必求對症苟能已病雖單方無異黃  
 岐不則即日讀內經素問諸書欲病之廖也胡可  
 得哉繇斯以譚救世破俗固有要歟往萬曆初萊  
 山何公前峯馬公凡民間吉凶諸禮務崇儉約告  
 誠諄諄不少真用是風移俗易庶幾復古雖其後  
 俗尚漸靡然古人渾樸之意猶存什一於千百浸  
 淫至今濫觴逾甚大而婚姻喪祭小而酬酢燕會

羣然以侈相尚譬諸江河愈趨愈下合賈長沙而  
 在可勝流涕太息哉頃者方伯朱公懷風會之日  
 流穆然動寧儉寧戚之思考據古禮徵信先賢著  
 端俗約言一編民受而卒業誠對症之藥石深有  
 造於風化也蓋俗之敝有二賢者患在易移愚不  
 肖患在易溺不提醒則沉寘不返言之不可已如  
 是夫然公匪徒以言教也公敷歷有年志堅于礪  
 石操苦于茹藥居處服食無異寒生蓋以身先之  
 矣復惓惓于維世範俗期返於沕穆華胥之盛公  
 之意殆不欲獨為君子耶黔人繇此是訓是行去  
 奢去泰上不至犯造物之忌下不至蹈迷復之凶  
 則是約言也所裨補世道人心豈渺哉矧士民趨  
 嚮端在縉紳風俗不古士大夫之耻也民願與同  
 志先恪守之寧作法毋作備寧砥中流之枉毋揚  
 鼎沸之波俾古道復見于今庶  
 無負公惓惓端俗之雅意矣

尊聖志序

明龍文光

書成先是小子允奉簡書至黔敷典訊樂直指方  
 經畧西事商曰修文學臣責也爰較小學訓諸  
 士又念保殘守缺廟志不備其奚以揚同文之感

而風示俊民不揣綆汲長夜忘瘁上溯朝史下  
 野乘遠獵先世典籍彙數易而輯始定顏曰尊  
 志或曰漢高以太牢祀孔子代知尊聖而聖既  
 矣名篇亦曰尊聖何曰人知其尊而不知昭代之  
 所以尊也今天下做靡矣將以一聖人之道正天  
 下之趨而不使其說之能明行之可遠於以求治  
 於天下而不可得治其說之既明行之可遠矣乃  
 論日益詳遵日益寡未曉然於作觀之意而天下  
 卒不得治蓋治者非以已治也其磨鈍礪世之法  
 必將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心恫恫焉而  
 先行恂恂焉而信若晚曉動之不待詔誥焉則  
 至治已是我昭代之制為獨隆也夫夫子之聖  
 日也大賢以上月也諸儒星也夫世猶有薄蝕翳  
 種飛流伏蓮之象我太祖開天正統專尊儒術制  
 科之設黜百家而稟經書聖于神孫一道繩承幾  
 三百年蓋規規濟而妖暮清日允湛然之時矣揆  
 之豐沛亦平及焉而危有血氣會無異學故於人  
 臣之誼為尊王述古之思為法聖時之名臣碩輔  
 誰非以夫子之經學起來者今則何可言也高者  
 有浸淫二氏之失年則濬荷且一世之思夫苟且

一世者臣刻辭則惟燈燈明荷便身圖嶧失位  
 夫此其禍將裂裳而不可收則有起而矯者  
 日護其靈於洋酒之域不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  
 豈獨以其跡也心有所見或標一是或揭一宗初  
 起於一二人欲明其道之心而後則有迷津失  
 實之誦意見分而血戰門戶立而樓堅甚者訖微  
 渺於竺乾驚玉屑於柱下去家以鳴趨乘遊世而  
 快樓真有幸倍香鋒而不敢倍其師說者跡癸心  
 跡餽之恐不深而人不察其稱也謀之欲其盡而  
 人莫破其謀也嗟嗟人皆去家不為子則生人之  
 種已絕矣人皆遊世不為臣則世界之亂已久矣  
 矧夫剽先儒之似快獲秘之圖聖人之道其能彰  
 明較著于天下也哉此其禍將見鬼道升而人道  
 熄是為尤劇而尤不可救夫論法一道而操兩不  
 可救之禍于其間其奚治乎余有以正告之曰孔  
 子之道不可易也有形勞事接之宜亦有極神盡  
 智之蘊有端軌善俗之教亦有冥著鬼神之功天  
 子秉德謹度於上而人顧文奸飾說福宇鬼項於  
 下是為亂法之民則盍反而自治曰豈壇帷程誦  
 讀不可不法孔子又帥眾曰歸王路遵王道不可

不法孔子又指迷而醒之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  
 人不可不法孔子夫事父而不知孔子之道則有  
 許世子之律事君而不佩孔子之道則有趙盾之  
 誅是故知之者立聖法而由之者可以鮮罪則人  
 人亦可以自明而自擇之也矧夫邇者追勘嚴而  
 簠簋益難盡飭悉索甚而寇盜未必遽平封駁雜  
 而責成為難流品淆而紀綱易墜持天下事者將  
 有不可終日之虞則何如動其實尊夫子之心且  
 動以太祖今上專尊孔子之心如廟學合建也從  
 祀論定也優錄世及也禮必謹而樂必明也考正  
 也皆其尊之之日也聖製寶訓誥令疏贊論議考  
 駁足備經制者即全帙不遺或節取存闕詳於本  
 朝而畧於前代於以見本朝之專尊有以道治人  
 之意而非前世所云尊也至是天子之志定而天  
 下之志皆定知天子尊孔子之學而天下之學盡  
 知所統而定一尊此光揚挖風示之本志而取以  
 名篇其大較也即以告諸人又進而質之直指直  
 指曰今上乘乾法祖太子出閣講讀父子作述禹  
 啓一堂而又以小學課士以六論牖民則是編之  
 作固道一風同之助也於以仰荅崇文之盛治胡

不可書凡六卷卷各有目

貴州通志序

國朝曹申吉

今御極之十年予奉簡命來撫黔陽間以暇日閱明撫臣郭青螺先生所輯黔記慨然識前代治亂之由歎撫馴之不易獨明季載籍詢諸遺老而其事亦少缺矣伏念我國家底定西陲載踰星紀其豐功偉烈深仁厚澤不可以不書方欲撰述成編用垂典冊既而

上允部議令天下纂修圖志則益思所以塞宸渙示來茲爰率黔有司與夫碩士之有文者相與掇墜補殘抑浮削冗既戒既備遂拜手稽首而卒業焉蓋聞盛世不勤遠虞廷干羽僅稱來格禹貢荒服亦止羈縻卽以秦皇漢武雄才大畧之主其昔五尺通道封守未設唐蒙司馬相如兩至夜郎甫修賓貢而西彝二郡旋置旋罷豈治網疎濶抑亦卉裳椎鬣夙稱難治故不暇以為也風會日開幅員漸廣歷唐宋迄元始易土而流明置專藩哀為郡邑猶寢尋至于中葉而典制始備蓋柔遠維

艱振古如斯昭代聿興天付所覆百蠻君長咸奉約束亦既聲靈震于殊俗風教訖于流沙而水西負固上干天討隴氏亦弗戢于郎岱最後擺瀉拉處烏餘孽猶勤師旅雖漸次削平版章載闢未可云傳檄而定矣此又近事可觀記者也夫創之也難則治之也不易予嘗佐秩宗貳冢宰奉事殿中得仰見

天子嘉與維新中外一視軫黔民之困以阡陌責令長俾勸於農桑念邊土貧瘠而特罷鼓鑄知荒落之區罔習法度不可以中原之律治也而寬其禁令所以懷柔遠人更張區畫者備至于抵黔既久日進殘黎而風覽以

聖世與民休養之意童叟歡說式歌且舞有事關邊計亦次第指陳上不以其言為愚輒得報可庶幾蠶叢鳥道之鄉登於衽席矣顧僻處西南遙瞻國門如在天上而疆宇四錯倚滇呢楚負蜀襟粵以致伏莽深山歲煩牒問則長慮卻顧所藉於繼起者有待卽今日之指掌而稽繪圖入告誠亦司封上者之責也惟是野史遺聞久罹兵燹不無訛闕詎敢傳疑故

雜記多列造事而法制尤詳於今取其足以備鑒  
觀可信於遠者誠使  
宵旰之餘一展卷而遐方萬里洞於觀火則治理關  
焉法戒具焉豈以要荒之紀載而可忽乎因書所  
見以為序

貴州通志序

國朝潘超先

通志曷言乎爾誌一省郡邑之事所以紹往昔而  
詔來茲也凡山川之險易戶口之盈虧田賦之輕  
重物產之豐耗以及一切建置沿革興廢盛衰之  
由皆於是乎辨焉為可聽其缺失而不亟講乎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四海義安崇儒論道之暇時  
允部議令天下纂修通志欽哉偉哉誠 今日大一  
統之盛事也惟黔省戈燼之後文獻無徵前經我  
撫憲檄趣郡邑各修厥乘而未獲卒業茲則凜承  
綸綍莫敢或違必詳必核期於對揚  
天子之景命超先奉檄開局廣延耆彥採輯舊聞旁  
蒐散佚凡六閱月艸創告成其間筆則筆削則削  
實勤夫撫憲曹公之心日考訂靡遺共計三十五  
卷則是昔無志而今有志矣矧茲黔省列府

列州有九列縣十九分衛十四分所十二皆苗彝  
之數穴也如貴陽為省會之區而平越一帶僅往  
來咽喉之路安順半壁則肘腋於南滇都勻一隅  
則襟帶於西粵思南石阡則接軫於蜀封黎平鎮  
遠銅仁思州則挿壤於楚境再如新疆四府曰平  
遠曰大定曰黔西曰威寧自我  
朝康熙三年大創安逆始歸版圖雖經改土設流因  
陋就簡亦不過有郡之名而無郡之實也彝人之  
附近城郭者墾土辦賦是曰熟苗然人煙寥落設  
寨而居寨不滿十戶其卉裳垂鬣之風未易變也  
他如生苗野苗種類繁多盤踞深山密箐之中兇  
頑成習不知漢語其讐殺劫殺之風未易化也幸  
賴  
廟堂之上額設全黔將士有星羅碁布之勢兼且以  
藩旅駐守雲南遙資彈壓西南一帶幅幘可恃無  
恐迺數稔以來  
聖天子仁明寬大洞見萬里之外有因協幫夫馬者  
宜禁私派有因山路險峻者宜增驛站有因田土  
之混淆者宜丈量有因雜稅之累民者宜裁革有  
因倉驛之冗費者宜裁改有因衛所與府州縣同

城者宜裁併有因錢糧出納起存未分者宜更正  
 悉從督撫大臣之請次第允行由此殘黎漸有  
 生色咸頌君王之賜矣超先濫竽藩政五載于  
 茲顧名思職每以不克承流宣化為懼兢兢業業  
 問錢穀則正雜起存銀不過七萬餘兩米不過八  
 萬餘石問土田則舊熟新墾不過一百餘萬畝問  
 戶口則隨田派丁實在一萬三千八百有奇而苗  
 丁未可行編審之例焉問物產則職貢無多僅徵  
 黃蠟四百餘觔水銀一千八百餘觔且每歲變價  
 無解運之擾焉此外山川城郭風俗人文以及一  
 切沿革損益覽斯志也瞭如指掌較若列眉我  
 朝大一統之盛事固以輕徭薄賦為首務又從而休  
 養生聚之又從而詩書禮樂之寧獨黔民歌  
 帝力哉昔當述職之年行將咫尺

天顏備九重下詢地方之利弊兵民之疾苦則小臣在黔言

黔當舉所見所聞而直陳無隱亦如此序云

貴州通志序

國有史郡有乘攷古鏡今政治之所從出也平歲

國朝張文德

太和之治不越禹貢周官而李吉甫元和郡國志  
 則謂可裨政理由是觀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與  
 大臣之所以以上佐天子皆是物也戊申之歲文德  
 承乏黔臬欲識其風土故實而了不可得聞取方  
 輿諸書一檢閱之復寥落無幾及抵黔訪求故府  
 僅得明撫軍郭青螺先生黔記抄本而殘缺過半  
 意欲賫油素徵耆獻艸就一書而鞅掌未遑辛亥  
 夏中丞曹公下車首重文教檄行郡邑謀舉新志  
 未幾而纂修通志之命下迺合藩伯潘公暨文德等開局延儒  
 旁蒐博採以及劄劄讐較罔或不虔始於仲夏訖於孟冬聿  
 觀厥成文德受而讀之綱舉目張條分縷析拾滅  
 沒之墜遺為商皇之令典匪曰無因實同創獲不  
 惟

廟堂之上披覽而萬里盡在目中與夫寓內掌故  
 之家經濟之彥得以究心民物原本山川矚興廢  
 之由來較文章之得失即治獄之吏亦得察貞淫  
 測淺深而輕重出入之際庶可仰體好生而下  
 存矜恤以告無罪則黔雖邾莒乎安在珠盤玉匱  
 之下不與於齊魯之盟也文德於是識啓閉之候

焉猶是華陽黑水之區昔也懸結株倚今也典章  
文物舉負固不毛武鄉侯所不敢置吏留兵者皆  
郡縣而版圖之詎非

聖天子威靈遐暢聲教四訖無遠弗届故發蒙耀智  
豈有待於今日乎從茲而五兵不試五刑不用  
議禮樂舞干羽垂拱治之而無難矣是編也於以

黼黻  
皇猷潤飾樸陋備一統車書之盛倬萬古雲漢之章  
或不為無補與文德會鄙無文獲從諸君子後借  
手以對揚

嘉命抑竊有厚  
幸焉敬為序

貴州通志序

國朝王延禡

志流別於史九丘先於六籍地象倣於河圖雖迂  
怪無稽實志之初意也黔中丞曹公於政修人租  
之暇緝黔志而少之謂其錄存書不不失之陋則  
失之畧乃徵議於某官某號某公某公多識前代  
之載悉諸土著之詳立創新例大增舊文閱康熙  
癸丑冬全志始成維時同案諸人屬余作文以刊  
不朽咸造而請曰世有郡乘職方一統廣輿諸誌

誌可以傳信否乎余曰未也天運有貞元地靈有

剝復旋轉變化兩地參天存乎其人而已蓋言之

嘗考幽州為東北醫無閭地在有虞時始肇為九

州之次迄今形勝區夏冠十五國先禹貢揚州土

田厥為下下至今財賦殷繁甲於天下余故謂天

運有貞元地靈有剝復其不可以傳信也明矣即

以黔論古號羅施鬼國原為周轍不到之鄉明永

樂十一年國田舊抗命始削奪其地開設郡縣領

十府七州一十四縣其實幅員叢陋不敵江南一

大郡邑迨至我

清革命九變八蠻盡入版圖闢地千有餘里廣府為

十四郡十餘年來撫軍藩臬諸君子勞以身先化  
由躬率為之起衰整廢選勝搜奇但見山川如此  
其偉觀也人物如此其彬彬雅也土俗民風如此其  
沃野而醇麗也賢宦仙釋如此其繼美而表著也  
豈非天運之貞而起元地靈之剝而企復歟所願  
官斯土者大法小廉上行下效心奉  
天子之威靈力培地方之元氣從此益加教養日事  
振新則彈丸黔軸安在不與此日之幽都吳會同  
一繁華佳麗耶誌之可信信以此也記之可傳傳



以此也豈直在山川人物士俗民風賢宦仙釋同為臚列而已哉敢僭以此意而為之序

劉氏孝烈序

康熙元年夏四月余奉命

理銅從武陵桃源入龍門得瞻東山之形勝百丈之巍峩銅崖兩江之清流意其中必有忠孝節烈照耀青編為後世軌範下車後訪之士大夫所記載父老所傳聞或沒焉而不傳語焉而不詳蓋因兵燹燒劫之餘春燕巢林銅駝荆棘不復問矣然猶得黔志殘本於寒煙蔓艸中約畧指黔當年事曰某也忠某也孝某也貞而想像遺徽景茲芳躅不勝今昔之感焉廳治西舊有劉氏三烈祠毀於戊子年土寇之變瀘州刺史劉長君係其嗣孫持三烈續行狀示余乃悉知劉之先恕齋公宦游蒼梧棄捐中道兩如夫人攜弱女孤兒輿櫬還里可謂大不幸矣胡天不眷卒遇猺獍三女子者遂相繼踴躍俱葬於江流當是時行路聞之無不流涕淑媛高風千秋如昨也乃劉氏孤兒小江公幸能婉轉出虎穴奮翻皇衢斬賊首以報三烈於地下何其壯哉始信天下不世見之人必處之以大憂

大患至險至危乃見其寒不改葉霜不改柯之操而後與之榮名以永珉石垂無窮使天下後世知孝烈所以傳天之所以成之者甚變幻而不測也余讀其行狀觀其終始竊怪清淑間氣聚于一門而小江公亦奇男子也當其倉卒遇難事已無可奈何其不得死者幸耳逮既入窠以九歲貌孤異類逼處當自分抑鬱以終即日書木簡投江亦不過見月思家望風懷想而已矣後幸遇張侍御公得歸故鄉卒得此木簡之力斯已奇矣然父仇不共飲恨終天即能致身青雲詎復料假手天威獻俘雪耻以大快仁人孝子之心哉孰知始終曲折以放令名節女含笑於九泉孝子揚威於異域如此之奇而正正而奇投之江矣而不死納之於粵西俘賊四十餘人且能立功名名成矣復宦諸俘迎養老媪以報當年不殺之恩既而宦成歸里門請之當事上天子表其門曰貞烈小江公之心必如是而始無憾也謂非烈之精靈所默佑而維持之者乎嗟乎世道凌彝古風難再彼覲顏無耻蔑裂彝常者何可勝道試較之劉氏一門當不

藝文

卷之五十四

三

知汗透幾重裘矣當今國運維新激揚不振行將紀頌幽烈鼓吹休明如銅郡三烈之祠其可以廢乎哉爰為之序以俟采風者

龍泉節婦冉氏序

國朝王念祖

自古紀婦德之奇尤者莫不以守節為難而予謂非守節之難蓋守節而善全其節之難抑守節而善全其節而得以享有名之更難彼婦之能守節者女宗之從一德貞之束髮即若荀采之懷節高行之割鼻非不表表人寰然跡其所為不過全身而止若年方少艾不幸而稱未亡人即能矢志金石礪操冰霜上盡身姑之歡下成稚子之名歷太亂而無辱當異荒而彌堅此雖奇偉男子亦不少槩見而弱昧娶婦竟從容任事以無憾豈非女中一烈丈夫哉予未筮仕時雅好與賢士大夫游每談及忠孝廉節之事輒嘖嘖稱羨不置至問列女懿蹟必覽其人之姓氏與其籍里之所在家世之所流傳以想見其人嘗自期以為使我得行其志必訪求全節之女士聞揚表章藉為砥礪未俗之一助歲已酉春月廼有龍泉之役考其地

古聖施之地問其俗則昔鬼國之俗自嘆以為此邦之人安得意中之所期者而與之冬初捧檄至任既觀所與晉接之人士大抵質而不陋文而不華皆口恂恂有古儒者風又私喜以為人材不擇地未可以非邦而少之倘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非耶自是而閱歷其人與氏得歐陽子名璜者周旋中矩言語有章居然翩翩之佳士竊謂此邑而有此人亦其天性使然而孰知稟受於母氏之貞淑者有素也歐母姓冉氏其先世當有唐貞觀間曾以武功顯于時嗣後大物迭改而冉氏孫子獨綿綿不絕皆叨蔭襲以迄於今日歐母殆鍾靈於先世者乎獨是十有五時適璜父庠生瑩東甫二載而瑩東不祿舅姑歛望璜尚呱呱懷抱間几在庸流之婦其不改操者幾何矧以豪門通幣者接踵而至最易蠱惑而冉獨誓效栢舟歷四十年所舅姑依以為命稚子得以成立其間大軍之後繼以凶年一時奇偉男子莫不瑄尾流離而冉則茹荼集蓼從容盡變寧惟善全其身且以善全其節自非具有令德孰能當此而無憾乎今上嘉意作人兼求天下列女而旌別之豈獨為一代

有道光寵蓋以昭其勸也蒙撫軍佟疏其事奉  
 旨發計部帑建坊旌表而余適尹是邑得與聞其盛  
 詢其苦節之年及其履歷之實而知有令德者必  
 有厚報非予所謂守節而善全其節而得以享有  
 命賜坊表之

特而屬予為序夫歐母之德有如玉質金聲無事雕  
 鏤為飾果德以序重乎抑序以德重乎然予所以  
 不辭固陋者亦樂道人之善之意且因以勸夫

凡為婦者聞歐母之風可以勃然而興矣  
 禮曰內言不出于閫故閨幃之中雖有懿笑無得  
 而述焉然余觀春秋時凡君夫人以及卿大夫士

之家其母與妻之賢者列國必交稱之况近在閭  
 閻間乎迨漢唐宋明以來所傳忠臣烈士高賢碩

儒遺事類有因母氏之賢以成其名者芝艸體泉  
 誰謂根源無自也余曩在都門補任思州遇四方

士大夫之宦於黔者詢黔中人物必首推淑艾鄒  
 先先生云抵任即識其仲氏若韓而叔季兩弟先後  
 應童子試復得睹其人文之秀美洵可踵武荀陳

而此肩王謝何鄒氏之多才歟乃詢其家世則厥  
 考鄒公謝世甚蚤而數十年來九熊課讀截髮雷

質以致諸子之成其名者皆母氏冷孺人慈愛之  
 誠也方孺人之失偶也孀姑在堂藐孤在室仰事

俯畜厥惟艱哉而孺人毅然以身任之戊巳喪亂  
 以後廬舍漂搖田園荆棘患難周旋孺人奉其姑

以俱酒食是宜其旨無匱養生送死邦人稱有禮  
 焉若乃鼎革之際戎馬縱橫詩書煨燼雖薦紳子

弟絃誦未遑而孺人於辛苦流離中獨能延師擇  
 友朝夕督課俾諸孤學問有成凡孺人所為極難

耳今淑艾伯仲以文章行誼知名於四方士大夫  
 者且二十餘年而孺人尚未屆六旬也癸丑甲寅

之變孺人復避居山中擬從綿上之隱蓬棲穴處  
 晦跡十年近稍有寧宇始挈家還城將舍節弄孫

以老矣有言及舊事者孺人曰盡孝守貞閨幃庸  
 行也何足稱乃里黨戚友以為閫德之懿笑者無  
 踰於此遂以節孝公舉上其事于兩臺兩臺既交  
 旌其門而里黨戚友更為詩歌以揄揚之嗣自思  
 州大冢巨室以孺人之婦道母儀比于鍾之禮郝  
 之法罔不是訓是式而四方士大夫亦皆知鄒氏

之有贊母且相與咏嘆之而不置也此固孺人之  
茹荼嘗藥苦心勞身積數十年慈愛之誠而致其  
子於有德有造然非淑艾伯仲舍承其母氏之志  
筋躬砥行勤學博聞交相勉以底於成烏能顯  
親揚名積久而彌光也哉讀是編者其益  
深錫類之思矣余因拜手而颺言於簡端

思南府志序

國朝范承勳

古今言學問者甚多然未聞言夫事業言事業者  
不少然未聞言以學問惟元宰相拜住嘗言人仕  
宦隨所司職事皆可習獨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  
則儒者能事旨哉言乎思南守劉君學問人也謁  
余之明年以其所纂思南志馳寄求序且言曰  
思南為黔中僻郡漢苗雜處隣於蜀東民風頗澆  
夙稱難治自

本朝開闢入版圖者甫十餘年復罹寇亂其民既苦  
於橫歛復苦於巡卒學校無弦誦之聲閭閻鮮盈  
寧之樂積有年所恢復以來出水火而登衽席迄  
今十稔撫摩作育之備至而後哀鴻漸集鳴鹿載  
歌矣然事多艸創文獻無徵郡志闕如百有餘載  
夫使一郡之山川土田城郭風俗官司學校戶口

丁賦人物宦賢日久漸湮茫無可考非守土者之  
過歟某因於公事之暇敦請郡士廣搜博採羸成  
卷帙願得數言弁其簡端藉垂不朽余益以見劉  
君誠學問人也當其昔之在  
朝而為郎也則以廉靜重今之在外而守郡也則以  
循良稱更為盡心地方勤勤懇懇於著述之事非  
以學問而施之事業者能若是乎余披閱一過既  
喜其詮次之有倫而樂其功之可久也於是述其  
言而為  
之序

思南府志序

國朝衛旣齊

余觀自古極治之世萬國和會禮樂修明下及地  
志山經莫不班班可考志雖史之緒餘寔與世運相  
汗隆也方今  
天子神聖厚澤深仁浹中邦而淪異域隸版圖奉聲  
教者多禹貢周官所未有乃  
簡廷臣纂修一統志麟麟炳炳書且次第告成夫一  
統志集省志而成者也省志集郡縣志而成者也  
余撫黔甫下車閱黔志之殘闕輒為蒐葺延訪刻  
期成書方在椎輪集水而思南劉守適持其所修

郡志以來思南政府於永樂時前此應未有志嘉  
 靖丙申郡人田方伯秋始創為之趙郡守恒重修  
 于萬曆甲午距乙未迄今遙遙百六十七年擁輪  
 載來守者凡若而人不復聞一載筆繼其後何與  
 思南古并柯地號稱邊遠筮仕得是鄉神氣先消  
 沮及受事戚戚嗟嗟冀旦夕脫去為快客過濠廬  
 其門戶向背家貨生齒之盈縮且不暇問奚志之  
 與有善乎楊升庵之言曰邊可輕乎哉衣之喬曰  
 邊器之羨曰邊器敝自羨始衣敝自喬始則凡官  
 邊地者靖共厥職宜什伯中土而厭薄之獨何心  
 與我國家幅頓日闢外國皆航海梯山今之思南  
 猶庭戶矣劉守安其官能其職則此志之遠紹百  
 餘年而釐然成也固宜雖然志豈獨繪山川之形  
 勝紀人物之姓名黼黻林明而已哉若守之所謂  
 繩也鏡也坊也旨哉言也守其益加勉哉守淮陰  
 人余同年生也淹雅博洽長于詩古文思南人士  
 薰其教而彬彬焉余猶期守之由文章而功業而  
 道德不徒披二枚之朝華而啓夕秀也於是乎書  
 鄉飲禮儀序  
 余以辛未十一月至黔視事閱一月而改歲則周

禮樂大夫受法司徒飲酒尚德時也黔中脫兵燹  
 未久此典闕而有待乃集僚屬按

國家律令稽諸儀禮禮記酌為儀節令師儒講習於  
 陽明書院至再至三始多格格既而嫻熟有儀遂  
 俾新貴令行之賓僎介衆賓各執事擇人維謹及  
 是日嚴嚴翼翼黜人士以為創觀夫古今異宜言  
 禮家又人人殊然而羣言淆亂折諸聖凡孔子之  
 所明言者則皆萬世所宜行者也其節目之大者  
 有五一日祭祭脯醢也祭肺也祭酒也所謂報本  
 返始以致敬也一日俎俎俎俎也祭肺也祭酒也  
 臂也介之俎略也所謂貴骨賤骨以致辨也一日  
 拜拜至也拜洗也拜送也拜受也拜既也禮畢而  
 拜送也所謂自卑以相尊讓也一日於席末齊肺  
 也啐酒也告旨也皆不當席所謂為行禮不專為  
 飲食也一日獻酬主人獻賓也賓酢主人也主人  
 又自飲而酬賓也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衆賓又自  
 相酬以及於沃洗者所謂遠賤也以儀禮之節  
 証諸記所載孔子觀於鄉之言嗚呼至矣哉不可  
 易矣行禮之始例應讀律禮畢例應謝  
 恩余酌于讀律時兼讀孔子之言蓋欲尊

王章明聖道俾斯民知尊讓潔敬先禮後財以向化  
 戒俗而已矣其間升降與坐簡于儀禮者十之二  
 三僭竊之罪知無所辭庶幾人之易從而母以繁  
 若視也昔者季氏速閭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  
 司之強力者亦跛倚而倦及子路與質明而始行  
 事晏朝而罷而孔子以為知禮誰謂禮必委曲繁  
 重不近人情者哉既行于省將頌其儀  
 節於各郡縣也爰論其梗槩而為之序

思南府志序

國朝劉謙吉

朝又五十年鮮有簪筆文獻莫徵君子憂之憂之維  
 何日荒已闕已燧已墜已軼已紛已考之璇璣曰  
 軫翼曰參井曰雙女曰申參於彼乎於此乎庸無  
 荒問之章亥賓也而化邛也而邛務也而發羈縻  
 也庸州也城樂也叙州也洪甘也寧彝也勿之據  
 矣庸母闕城其築乎豎則憑焉兵其防乎豕則突  
 焉江不能帆塹不能輸田不能溝畝不能糞商不  
 能贏工不能業入不能計出不能流不能收移  
 不能復庸母燧牂柯有守番部有長非游宦也永  
 樂十二年而府弘治八年而縣非諸路也丞無常

詔

設踈無專判簿無校獄無司倉無使非全制也  
 醜於名沿陵于西朗割於洞非完司也庸母墜伏  
 波之祠委諸莽矣河東之石隣於怪矣西麓之奏  
 議西臺之疏艸付諸燼矣水西之殉桃紅之役皆  
 無特書也南人語南寨人語寨功賞者秦贅也攘  
 臂者楚鳩也抱賀者巴焚也流移者豫章也蠅蠅  
 銖銖利之所盡則鳥獸散庸母軼且紛今  
 下郡諸侯亦屢矣奈何以荒且闕殘且墜則舉之  
 者應也荒則正之闕則釐之殘則整之墜則舉之  
 軼則補之紛則畫之正斯無忒釐斯無失整斯無  
 敝舉斯無廢補斯無滲畫斯無偏君子所以憂也  
 為綱十為目五十二非惟是思南也思南志成則  
 言思南也考古者可以繩今察往者可以鏡來知  
 已然者可以坊未然志者繩也鏡也坊也問刀耕  
 火種昔何以鑣而今何以蠟問任土作貢昔何以  
 供而今何以縮問土著胥宇管何以戰而今何以  
 睢問城闕子衿昔何以譽而今何以佻問計借宦  
 遊昔何以盛而今何以衰而不寧惟是忠孝大節  
 躬代乘鑿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待御若也銅鈿  
 齊鳴孤軍深入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畱坡若也

必為聖人倡學西南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大叅  
 若也開科目之初者給諫也覆瓿學之議者中丞  
 也請印江之學者柱史也先輩名賢紛然傑出今  
 何以遠不逮也有功德於民者尸而祝焉慶曆以  
 前踵相接也今何以寥寥也抑有司曠於後而良  
 二千石不再見歟凡此者皆予與鄉士大夫二三  
 君子憂之深而莫能釋也恐無以彰  
 盛世之休也尤有望於後之來者共明此志也

謝君采雪鴻堂詩選序  
 國朝吳中蕃  
 前明成弘而降重熙累洽聲教極於無外士大夫  
 家有其學人自得師胤齒未脫已談聲律膝頭酒  
 次屬對賦詩以相娛樂故其於風雅之林若農夫  
 之辨菽麥高下蚤晚之宜莫不曉然於心目童而  
 習之長無越畔熟使然也君采先生起自南荒力  
 追大雅為諸生時撫軍郭青螺學憲韓璧哉大叅  
 謝太函郡守徐公結諸先生咸折節而交之晚以  
 明經起家三仕掌故已乃棄去遍游東南與郭相  
 奎湯義仍王百穀何無咎建詞壇旗鼓當時如李  
 本寧先生已有治世遺音之目而以大雅歸之謂  
 其詩體無不精當妙無不具備足以起敝維風以

而論定陳少游輩尙推為天末異士不起中原自  
 有胸腹揚厲之不少衰亦足見先生之所存矣詩  
 不下千首入陳伯璣選者七十四首自謂可無增  
 減誠哉無可增減也而余猶從無可增減中減去  
 一十八首僅存五十六首而先生之精采益見其  
 所以愛先生者亦如先生之自愛也已先生之詩  
 冲融淹潤絕無鬼趣囂習蓋涵泳于三唐蜂釀耶  
 伏神情氣味無不肖得之揣摩為最深謂非童而  
 習之長無越畔孰使然之效歟苟無先生之學力  
 與先生之交游而欲道其隻字以取重于後世豈  
 可得哉然其得力又不始于宦遊方其未釋青衿  
 所漸摩于韓郭諸君子者正自不少也夫以開府  
 之尊邦伯之重而俯接素士列諸上賓造廬請謁  
 相與游行咏歌講求聲氣其好士虛懷亦何可及  
 哉益令人歎  
 盛世之休也

補

癸酉科貴州武鄉試錄序  
 國朝閣興邦  
 癸酉歲文闈告竣復當舉武士於鄉臣與邦職司

主試伏念

國家制科之設文武並重顧臣學識庸陋惟兢兢以公慎自矢冀蒐羅俊髦以儲異日干城之選屆期爰進提學僉事臣華章志所錄士五百有奇於頭塲試馬箭二塲試步箭兼試技勇三塲試策論循舊額取中式者二十人謹合策論題目武舉姓名錄為一編恭進

御覽

臣得履言簡端以發明開科取士之意原夫古者文武無分途朝之卿大夫皆將帥也厥後分而二之縉紳之子罔習韜鈴介冑之夫不嫻經史以是鮮獲通材然而取士之法未嘗不合也掣電之驪追風之驥馳驟而進退之可謂能矣而未也必入者半矣刀爍龍鱗弧彎虎韞投石而目不貶氣不蹶可謂勇矣而未也必探孫吳之秘慷慨而談今世之務其有當也然後取焉蓋兼文武之道以試之誠憂憂乎難哉黔南邊壤山嵯峨而箐叢密介在蠻苗民知自衛習於騎射其性然也兵燹既平十餘年來皇上深仁厚澤優游漸漬黃童白叟莫不歌舞太平

故其秀而為儒者沉志詩書爭思驥首天衢策

要海內之山川疆理兵家之虛實正變類能

盡典殫智竭能求得謀勇通達之士以展臣子以人

君之義而黔之士亦遂有謀勇通達者出而應臣之

求非氣運之光昌

化之翔洽曷克臻此臣於是進多士而詔之曰爾

多士先資有階矣亦知致身之道乎敬官勇戰古

訓垂之忠孝無二理也以草茅微賤之身一旦躋

鷹揚之席他日登壇樹羽萬里拆衝於是乎在非

僅曰行陣有法射御不違而已漢臣虞詡曰志不

求易事不避難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

利器爾多士毋徂於所易而直圖其所難古之名

將何加焉若李靖所云守將鬪將而非國之輔者

多士勿沾沾自喜也

皇上經文緯武薄海內外悉主悉臣垂拱而治而於爾多士重其選隆其禮如此其何以報

樹人樹木之喻臣願與多士勗之而已



丙子科黔闈全墨序 國朝間興邦 茲在丙子大比天下士黔居十五國之後

天子簡才臣來典試事得士三十人盡刻其文而武 林湯太史為之序揚厲無餘矣調予主人也不可

無言因應之日往讀遷固西南諸傳愛其文章竊 念秦漢以來郡其地子其民必有卓越秀拔者出

乎其間編求之二十一史慨未之見即或盛覽張 叔之學於相如係之葉榆尹珍之學於許慎係之

母歛黔不能與之爭黔固無人耶抑有之網羅不 及寂寞荒陬耶予奉

命來撫黔于今四載鈞稽剔抉恒至夜分又念處四 民者士為首移風俗者教為先擇俊髦而優禮之

天子特恩允可又以此化之始被白近而遠化之既成 自遠而近舉今歲之貢於鄉者皆得如黔例然興

藝苑以儲為榷柙杞梓之用 天子獨先知之而即以才臣主之為黔士者其可不

早而作夜而思益自濯塵以求無負雲漢為章之 大業哉今閱其文皆明白坦易安詳和雅無艱深

社

撫彝紀事

明高拱

隆慶庚午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讐殺撫

臣以叛聞請討之已撫臣去太僕少卿阮文中代

之阮來謁事予語之曰吾聞安國亨本為羣奸撥

置宣洛播雷遂讐殺安信以致致惡互計皆讐口誣辭

懷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計皆讐口誣辭

不足憑乃安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為智所給而謀

善然卻為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為智所給而謀

動于戈則多事矣國亨不服拘提見撫臺右智疑 畏不敢出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 謂敢犯朝廷背法為亂者也今彝族自相殘殺未 犯朝廷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違拘何以為叛逆 乎乃遂輕其掩殺彼彝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 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 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君行矣宜廉其 實而虚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而叛 逆之名究其讐殺與違拘之罪彼當必出身聽理 一出身聽理便非叛逆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

服方為國法之正天地之公也既至貴訪得其實  
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畧然狙於浮議  
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書曰天下事有  
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當自為處分  
不可於君父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  
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  
者也若民彘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  
之實則人臣當自為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  
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有叛逆則將如何處  
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鉅入其罪則將如何處  
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彘族自相讐殺此  
乃彼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撫  
臣乃遽以叛逆奏君父在上一既聞叛逆之說則法  
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  
在不測但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  
而成變乃又即以為叛逆之證可恨也今國亨上  
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邪而地方官仍復  
不為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  
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國亨之  
讐也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

估屈之習無畔經離註之非意其人貢之 大廷  
必不以曲學阿世必不以執拘取名蓋砥礪廉隅  
終遠於邪僻者歟居十五國之後而不甘曹檜之  
無譏此固

聖朝之美事而太史公之樂為獎成者矣且夫西南  
今五服之地也盛覽張叔尹珍非異人也爾多士  
觀先京國採石渠之秘探東壁之藏以治其身而  
貽之子弟使道益明學益進不自居於十五國之  
後則太史與予所望于多  
士者寧止一日之長哉

國家設科以取武士其法有三一曰騎射二曰步射  
技勇三日策論厥立法之意謂政官司馬也以馬  
主兵則磬控縱送不可不精故先之以騎射武事  
尚強貫革之未能翹關負重之未習不可謂武故  
步技次之而孫吳之旨韜畧之書皆所以深其謀  
而長其智者故發問以策之命題以考之三者皆  
優然後敢以其名貢之於  
天府臣興邦謝才末學忝膺重任奉  
命撫黔值歲在癸酉文闈告竣職司武試得如武者

以不益獻今值丙子文闈之後載當舉武士於鄉敢

盛典爰進提學僉事臣林麟焯所錄士三百有奇於

頭場試馬箭二場試步箭兼試技勇三場試策論

循舊額取中式者二十人謹合策論題目武舉姓

名錄為一編恭進御覽臣得颺言簡端謹拜手稽首曰古之取士散見

於虞周之書益稷謨曰侯以明之言行侯射之禮

以明善惡之教也周制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

擇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試之澤宮中多者得與

于祭而鄉大夫之職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

容鄭氏謂和載六德容兼六行六德之中惟問和

六行之中惟問容六藝之中惟問禮樂射既貢其

賢者於天子又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古之造士也

如此武舉之設起於唐初所主者馬步筒射而已

至宋仁宗時謂武臣宜知兵書因出神武秘畧以

授邊臣詔天下武舉以策為去雷弓馬為高下後

又命樞密院官詳校七書頒行武學迄今循之其

法綦備矣我皇上聖神文武懷柔震疊遐邇從風乃

塵念師貞

讒言日甚而國亨之疑畏日深國亨之疑畏日深

則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

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

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即發兵屠戮未晚  
 彼安國亨聞勘官且至必以為吾身在勘軍門當  
 不敢殺我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哉  
 不叛逆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哉  
 也胥曰善予召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請  
 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予復面授方畧乃  
 國亨聞朝廷勤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  
 吾豈叛逆者哉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  
 殺我也今既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即告  
 殺我吾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即告  
 之語達京師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  
 撥置人犯一照彛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  
 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制奪宣慰職銜與男權替一  
 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孤  
 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彛犯人王實吳  
 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俱稱其餘人犯  
 俱死逃及奏事本則并有隱庇又稱願認於六犯  
 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  
 在蘭州與奢劾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彛  
 日以采楊生阿烏等此伊父兄弟男子姪率眾衝

不忘武士時調閩臣陸續

臣見驗其材能以備

簡用數年以來收頗牧於禁中任衛霍於境外應

揚虎視猗歟盛哉且臣聞之氣盛者積必厚運隆

者發必昌

聖天子德之所被汪濊翔洽雖以黔之荒遠處於蠻

溪苗峒間而皆

睿慮之所畢照沐以深仁自胥耀於光明振其尤

而進之簡其良而登之一人升而百人隨一善錄

而百善奮語曰一夫習射百夫夾捨以躡躍功名

之念洗濯其安于固陋之思爾多士幸逢

聖世有不父勉其子兄勉其弟願以忠義垂聲者哉

多士亦觀之山乎黔之山雖眾嶢嶢之石人不願

也黔之水雖長羣羣之沙人不澆也刈薪者取其

翹樹木者採其直多士既已表異於諸人之中而

益自磨勵異日以忠結

主上之知以義流鄉國之譽寧曰黔儻壤也而甘居

列國後哉臣將為

聖朝歌兎置

之三章矣

敗官內列安過浮橋渰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  
願將內列安插於阿傀織金二處疏窮安插於臥  
這內列著令退間將安國貞頂替頭目以後再不  
敢搆兵讐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  
於是國亨即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窮  
安智猶堅執不從聲言必欲殺安國亨子母將地  
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撥置之五百餘  
伏遂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彝日漢聰等五百餘  
名並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臥這織金等處安  
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  
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介小醜叨承世官  
奸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橫行暴虐不守王  
章大肆兇殘戕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赦之辜  
召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孽寵嬖倖而私通婦女信  
羣小而載弄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追之慘  
官兵迫巢討罪至多拒敵之傷迹其背違多端誠  
於法紀難貸該臣缺承明旨叅以部咨行之多官  
酌乎輿論反覆兩人顛末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屬  
諸曖昧殺叔起於讒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  
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

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彘俗價贖而羣犯  
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  
疏窮挿之原因而有歸可因解忿即今遵此五章  
尚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  
懷雪弟之冤而播弄官兵繼奉安挿之後而屠掠  
蕪折之中不失為骨肉報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  
彼亦息忿回巢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喬吳瓊  
阿弟王實吳彩吳鶴駕劉禮等或投彘扇亂或拒  
敵朋姦自其撥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  
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據  
法加以上刑結彘生事者引例分其贖遣要皆反  
覆憲章推用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  
之意無非體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  
生並育之仁也且釋一門之隙可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  
調度之勞有一人之死因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  
烈不惟鴛鴦怖勢者為之逡巡而傍觀倖利者悉  
以歛戰生靈寧謐邊圉奠安是皆仰仗皇上帝德  
誕敷天威廷播執政面授方畧本兵區畫機宜近  
者復荷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

卿命會勦先聲所至逆賊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  
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也伏乞勅下該部  
再加查議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臬示王  
喬吳瓊固監會審詳決王世臣等編發烟瘴地面  
克軍安國亨祿氏應卒務卒白糯等姑置不叙着  
伊男安民同祿氏代管仍安官二員一任大方一  
任臥這以過二家隙端事寧之日撤圍自今處分  
安挿之後如或國亨敢再懷隙殘害安智及或安  
智挾讐拽兵報復俱聽臣等遵照明旨行會總兵  
官動調四省大兵夾勦改土設流以為鴛鴦蠻長  
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既與國亨相  
忤難以屬管准與母疏窮回原管地方安挿令伊  
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詔下兵部議  
議上得旨安國亨克惡干紀本當動兵勦戮既投  
見伏罪遵奉約束并祿氏等本當動兵勦戮既投  
亨著革了任閑任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  
也著伊子安國貞代克頭目如再違法搆亂定行  
處治不饒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叙功日巡撫  
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克之

方指授雖出諸廣閣之臣百爾經營實竭其赤心  
 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旨重賞  
 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  
 辦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籍籍起予計貴州至  
 京遠甚今前旨下纔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  
 智用事之人潛任京師隨便為謀者非必來自智  
 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  
 智用事二人係罷閉官乘有罪亡命投智者特令  
 以任京師謀事今本實代為者智尚未知也乃問  
 發克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擁眾萬  
 餘人僭號稱王設官拜將官室服用擬諸乘輿時  
 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彞患苦垂三十餘年  
 有司匿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勦除之書來計事予  
 復之曰此賊稱亂既久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  
 事而勦除之可謂忠矣遂發兵征勦至是擒者念  
 舉事吾其佐君成之阮穴土地悉歸州衛版圖深  
 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而彞獠傍觀亦皆震懼阮  
 山窮谷無復逋逃淵藪而彞獠傍觀亦皆震懼阮  
 奏上其事以為聖武布昭天威遠震密勿樞垣指  
 授所至兵部覆上詔陞賚阮及各有功官有差而

阮則啓叙先後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  
 亂既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勳  
 勦除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  
 正化宣流萬里之外罔弗豎洽實社稷之功也固  
 當勒銘銅柱追蹤伏波以示後世顧不偉歟僕言  
 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者顧何力之  
 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征戍之苦官  
 免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埒矣予乃為紀其  
 事

記

夏國公祠記

明金幼孜

永樂十二年夏五月丁酉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鎮遠侯顧公薨於貴州時年八十有五訃聞天子輟視朝遣行人李鑑往祭追封夏國公謚武毅明年春公孫興祖自貴入謝襲封鎮遠侯請予為文以昭示後世公諱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以元至順庚午生太祖渡江公自揚州歸附從元帥至鎮江與勇士十二人奮戰直抵城下無敢當其鋒者會日暮守將集眾執縛至江上已戮十一人公奮起蹴執刃者仆之以身轉至水次適遇厯舟者投之以斧絕其縛乃泝江而上遇舟師桑院判因與眾日鎮江無敵士可破也眾從之攻其城克之青軍據揚州公以母故請往說之議不協將害公公覺之獨託更衣去微服出城載母馳歸其從皆鬻矣已而從徐武寧攻常州寧國江陰克之敗陳友諒兵于龍江甲辰擒偽漢主理授鳳翔衛百戶丙午進圖偽吳張士誠于姑蘇吳元年秋九月下之公最



有功陞金吾衛副千戶嘗扈車駕自汴梁還御舟膠淺篙師集力不得去公即解衣入水以背負舟大呼隨脫以行即日授彭城衛指揮僉事改信陽唐州所俘婦女以百計悉訪其親還之自平蜀後調貴州衛歲丙辰蠻人作亂公率兵連歲攻破瓮蓬翁底洪邊乖西等寨斬獲無算降土賊王萬全賊首龍小思走死蠻人自是聞公名皆膽震日公為顧老虎辛酉從穎川侯征雲南明年克普定陞普定衛指揮使自甲子至辛未凡八年數受命討阿黑蠟螂尾灑龍山諸蠻賊悉破斬之王申夏五月入朝宴賞甚厚陞鎮國將軍貴州都指揮同知未幾復征諸蠻有功丙子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冬十一月承制克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征五開諸洞蠻獠之弗順者連戰敗之殺獲殆盡其輸誠歸款者輒撫綏之蠻人帖服戊寅還京師己卯靖難師起公自真定挺身來歸命守北京庚辰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辛己陞右都督壬午內難平論功行賞公列侯封食祿千五百石賜白金綵幣誥命鐵券仍以其孫興祖襲普定衛指揮使戊子蠻寇背叛公遣其子貴州衛指揮同

知勇領兵勦絕之其後累征諸蠻為寇者擒殺賊首苗普亮王忠揚再智等送京師甲午夏四月還軍貴州五月疾劇終于鎮公雄勇有膽譽能料勝制敵出師攻戰必獲萬全雖驍將強寇莫敢撓其鋒蠻彘協服邊人用康此其功德彰彰有不可掩云

東坡月潭寺記

明王

訓

貴與楚鄰封當兩疆之界曰東坡由道左入躋攀林麓僅百武許有飛巖倒懸巘峴巧怪垂珠滴乳盡態極奇若神蛟之駕秋雲鳴鳳之騫晴漢又如千乘萬騎浮空以馳仙子靈姝御風而下雖以五丁之力吳剛之技追而琢之不足以方其妙蓋天成也旁有崆峒邃不可入而一清泉冷冷自半巖出奔流平野居人飲焉其佳勝無與為比惟在彝區古所弗治故轍跡罕焉爰自皇明一統始制兵衛隸貴曰興隆隸楚曰偏橋而周道由之由是來往者得以觀游間有學佛者結廬號普陀岩正統間游僧德彬來營寺址名曰月潭時貴之都指揮使常智為衛興隆倡眾募財首建正室中塑法像金碧麗美茂林修竹環擁芳翠遂有聞於四方余

惟山川因人而顯宇內佳山水經品題而載與志者固多若斯岩之美蓋千百而什一也

石阡宦適軒記

明祁順

成化壬寅予自江右藩司來知石阡郡事貴州在京師西南七千里外古夜郎群柯之域朝廷使有罪者居之蓋欲其嘗險阻履憂危而省躬思咎也幸今天下承平四彝八蠻罔不從化而貴州自入職方百有餘年民樂耕稼士知問學頑梗之俗變為禮樂衣冠久矣石阡地阻而僻其民樸而少爭貢賦易完賓客罕至吏於是者無迎送之勞無催徵之迫無獄訟之擾而山水登臨之樂乃兼有焉是故仰而觀山則適乎目俯而聽泉則適乎耳優游於詩書文藝觴咏之間則適乎心出入起居動作食息無往而不適也蓋務繁華者必於都會之邦志幽靜者必於窮僻之境吾從仕中外二十餘年都邑之雄富人物之盛麗固嘗覽之矣然或朝謁之拘或宣理之勤所職有兵事焉有錢穀焉有訟牒焉凡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者皆是事也簿書期會之餘則賓客往來之交也當其冗劇之際雖欲放情物外求一日之適何可得耶茲獲脫

彼之勞安此之佚自適其適而忘其有罪之憂上之為賜也大矣昔之人有居清華之秩而以煩劇妨其賞適為怪者夫彼此不能兩兼而賞適尤吾性之癖失乎彼得乎此夫可謂之不遇邪雖然吾不敢以已之適而忘悔艾之心亦不敢不思已之所以適而圖報上恩於萬一也於是名其退食之軒曰宦適且為之記以自觀省焉

游鐵溪記

明祁順

鎮遠多佳山水其去郭而近者鐵溪為勝鐵溪士大夫南遷者多游焉或不得游則有為恨者矣弘治己酉春三月予與其郡太守周君梁石纂修純皇帝實錄歸自貴藩二守何君健之以出游為請予許之是月二十五日步出江澗登小冊順流而東路左有疊焉兩山夾峙水自中出即鐵溪也遂舍舟上馬循溪而入見水東有巨石頽然下瞰如屋梁石指曰此吾舊時與諸君觴酌之所也乃勅從者置酒殺以俟因躍馬去可二里東望煙靄中有三峯鼎立如畫予望久之梁石與健之先行予遇焉後每遇幽勝處輒徘徊頽仰不忍去山初入

四望如堵忽又通豁其岩石往往相傾仆如墮其  
 下洞穴深淺不一可坐可臥山之趾眾水交流匯  
 而為淵激而為瀨羣僦往來歷歷可數也行七八  
 里至山陬處梁石二人立馬上迎而謂曰溪流斷  
 於斯矣予笑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唐人得  
 意處今得之乃旋焉每渡澗爭先以謹馬躍水激  
 衣袂為濡因與梁石聯句汎盪及前事酒罷各上  
 馬循舊路至前所指石屋下殺核且陳簫鼓問作  
 酒肆健之限韻索詩予連賦十餘律梁石不欲速  
 就予賦詩嘲之又令健之舉杯逼之梁石應聲曰  
 水色山光蒲酒杯鷺黃小甕更須開日頭欲下吾  
 當去詩句未成君莫催用予韻也於是予與梁石  
 皆醉甚健之命拏舟以來三人  
 者共載而出抵郡漏下初刻矣

表賢祠記

明湯 暉

表賢祠貴州衛站以祀憲副吳公也公諱倬字克  
 大浙淳安世家登乙未進士成化間僉事尋陟兵  
 備副使剿政蠹發吏奸清介剛正難以殫述惟吾  
 站役繁劇舊制未設廩餉公惻然欲月會人米三  
 斗會侍御桂林包公裕按巡茲土議合馳疏上聞

報曰可公又區畫贖金余百兩有奇購附近常稔  
 之田若干畝以助不給今去公遼邈吾人思公之  
 惠譚不容口夫前乎公者未必不賢於公也後乎  
 公者未必不加志於吾人也譬之荒墾而畚擴之  
 功實公伊始技祭法有功德於民者祀之吾人豈  
 私公惠哉乃就站境立祠專祀額其門曰表賢屬  
 走為記系之以詩俾歌以祀公辭曰豸冠繡斧溫  
 溫春煦賜我土田膏澤伊薄繡斧豸冠稟稟霜寒  
 遺我饑廩百世不刊祀事聿修荅公之休在晉尹  
 鐸在蜀武侯碩牲清觴薦公之堂惟公降只雲鞞  
 翱翔我稼我穡繫公之力惟公歆只享茲飲  
 食歲月孔長頌聲洋洋庇我佑我惟公之慶

何陋軒記

明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古彛蔡外習類尚  
 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  
 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莫得獨  
 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  
 讓之緝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不得以為陋也夫  
 愛憎面背亂白黜浚奸窮黜外良而中螫諸夏蓋

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曾被折旋矩夔將  
 無為陋乎彞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言直情率  
 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澠而陋之吾不  
 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間則鬱也遷  
 於東峯就石穴居之又陰以溼龍場民老稚日來  
 視予喜不予陋益孚比予予嘗圃於叢棘右民謂  
 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就其地為軒以居予  
 予因而翳以檜竹蒔以卉藥列堂階辨室與琴編  
 圖史講誦游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游者亦稍稍  
 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  
 予之居彞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  
 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彞不能  
 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  
 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彞之  
 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  
 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歟雖  
 然典章文物則亦安可不講今彞之俗崇巫事鬼  
 實禮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  
 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  
 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象祠記

明王守仁

靈搏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彞之居者咸神而  
 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彞之請新其祀屋而請記  
 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  
 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彞之居  
 是者自吾父吾祖迺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  
 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  
 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  
 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  
 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  
 為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  
 也意象之死其在于羽旣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鷲  
 鷲者豈少哉而象之祀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  
 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  
 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  
 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  
 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諸進至於  
 善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  
 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  
 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

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始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彝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聖泉記

明劉汝楫

黔筑聖泉游者步自西郭沿溪流躡石磴可五里許。巖壘中一泓自石罅迸出。匯為方池。日每潮汐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咫尺。餘下至鼓之半而止。通晝夜計之。凡百次。奔州錄名百刻泉。一統志稱靈泉。大抵泉名自人。其百為期。則亘古無易也。余自髫年游其地。每借眾說之第私心。更謂他境有然者亦不甚異也。迨後周覽吳楚燕齊之墟。歷攷職方紀載。乃知聖泉靈異。獨黔筑為然。矣。夫大塊中奇絕也。蓋宇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

布。鈞突諸類。海陸所品。次靡可縷指。特壞界味稍殊。而無潮汐。惟漳浦蜡潮。侯官潮。泉鍾山。應潮。連州潮。泉固亦消長有期。而其地瀕海。乃緣海為潮。汐泉不得與也。若池陽湖。泉章貢。三潮。安寧海。眼樂平。鳳游。荆門。蒙泉。郴州。潮泉。吾鄉龍場。驛潮。井去海懸絕。似與聖泉為伍。第彼潮候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刻消長。別具一橐籥者。則聖泉之靈且異。在別境寧復有此乎。觀者探其故。莫測或謂如漢陰丈人所云。其中有機。械焉。余曰。泰山盤石。莫當雷水。謂其久則陵。彝也。按泉志。迄今二百餘禩。即機械竇中水石衝激。安能百年無改。此其說無當已。余意寰中地形若人一身。其在西南。昆詔其首。中原其腹。吳越其足也。黔筑居首。下腹上當以訖。名夫訖於人身。蓋神明之關也。是故環四海。周八埏。精靈之竅。獨於黔筑發之。而有聖泉之異理。固然哉。或謂地域廣輪。罔知紀極。聖泉勺水耳。何獨於此。呈靈竅。曰。礎潤而霧霏。至壺冰而巨澤。堅小固可以驗大。且堪輿家躡躡。龍脉蜿蜒。千里外。鍼所注。不越毫芒。勺水雖微。不函地軸。邪抑。又聞昔人志水樞。繫以材品。測香辨味。則異產

可卜焉聖水良異矣將不有苞奇毓秀不顯地靈  
俾之雄視西南為宇內一大式廓而與斯泉相符  
應乎郎今省郡規模日恢人文競耀其垂蓋可徵  
也余敢識此以俟庶後有睹驗不謂今日無前識云  
讀書堂記 明張 紳

士生於今之世方童而習之之時即為章句比偶  
之學以取榮科第而不考究羣籍以求古人之用  
心及其年齒稍長識見稍定知欲考究羣籍以求  
古人之用心而又卒奪事務流淪奔走不暇一玩  
索者何限余三十年生晚弊夙矣歲戊午遣戍是  
那自謂閑暇可究初志迨抵戍日則又瘴癘頻作  
疾病相仍且為啼饑監寒者累心又明年旅事始  
定殘軀稍甦聊於城市僻處相其林木深遠者構  
地一隙築草亭半間攬破篋殘篇購一麗讀歲既  
久亭為風雨侵癸亥初夏千戶侯韓子慶熊王子  
尚武詣余於亭中見其樊壞私與軍政使婁君拱  
辰及諸士夫謀曰盍相與為張公葺之三人者遂  
卜日命匠然不使余知也勺中居民聞之各執鉅  
相爭來助或以瓦或以木石乃前為堂三間後為  
寢室室之上復為一小樓以便登眺又兩傍為廡

然以思入其室登其樓仰而四望因憶子瞻在儋  
州時僦民舍以居曰與其父老子弟吟咏從容儋  
州之人相與誅茅築土特作室以居公夫子瞻一  
代偉人也而人慕之乃能如是余鄙陋何敢望公  
而刁之居余亦如僭之居公文何以副諸君意不  
佞因僭為說以告諸君曰人之有堂所以安身也  
堂之有書所以明心庶人不明書則不足以保身  
士大夫不明書則不足以啓性靈而弘功業軍旅  
不明書則不足以察古今之成敗四裔不明書則  
無君臣而上下亂貴州雖在西南去中州不甚遠  
六籍亦往往具備今諸君能取而讀之與余聚堂  
中一事商確邪諸君曰唯唯遂扁其堂曰讀書堂  
鶴樓張子復移其破篋殘篇者朝夕於此前所謂  
考究羣籍以求古人之用心或庶幾乎少得之矣

龍山道院記

明張 紳

余居都勻每吟誦少暇即與諸生司子推輩搜奇  
於山水間見隔河有峯雄峙雀鬼其高插天遂杖  
屨躋其頂山勢逶迤數十里羣山俱出其下徘徊

四望南盡交廣北極湘漢西連滇蜀皆在日前余  
 日壯哉觀乎安得結廬而棲之時有霽川司君撫  
 月泉劉君鏗二人殊好奇者即以其言謀于眾眾  
 曰誠吾勿之勝槩豈天以啓張公邪乃各捐金募  
 工即其山之傍取材得巨材若干楹山勢陡峭不  
 可作屋基眾方卜其處俄有靈龜大尺餘自石中  
 出突至其前三日不去眾以為神告其地遂即其  
 處掘而平之前為樓樓之上復為小閣後為殿殿  
 之傍復為小廟其所祀神惟民自山嶺以至其麓  
 皆鑿石磴曲折盤桓可數千尺循磴而轉各樹以  
 栢殿後有石坡高廣平坦其交青赤登之使人曠  
 然石下有泉出泠泠然潔也院左右皆古木藤蘿  
 時有清風至聲如萬壑之濤起伏而不可為狀樹  
 多烏猿白鶴往來其間憑欄望之若素相狎者工  
 既成鶴樓張子負鱖而來以習靜其間就樓之上  
 設一小榻每至夜分常有白雲數斤從牕入樓中  
 徐徐進榻傍與余相依逮平旦則又飛去半嶺山  
 腹使余下盼之宛然如霄漢間也清平孫子亭訪  
 余于山中見其景而悅之欲得記其事余曰噫嘻  
 自開關以來即有茲山孰從而棲之余產在五嶺

外相去數千里安知其來游此邪即來游此又安  
 知結樓於中遂為一方勝槩邪由是觀之其山川  
 之開闢與余之來由皆天也非人之能為也山舊  
 名嶰余與劉君鏗走飛泉處見有龍青色因更號  
 為龍山故院亦  
 隨其山名云

鳳嬉堂記

明趙

式

貴州古九彝地也嘗讀魯逸論云孔子欲居九彝  
 從鳳嬉心竊疑其言夫九彝自秦漢始通中國春  
 秋時武陵之蠻猶未款順孔子欲居於此豈信以  
 為可化乎然當時屢交列國之君與其卿大夫竟  
 不能一入其說然猶可諉曰不親至於七十子者  
 日相從左右斷斷洙泗之間亦不能使由之不勇  
 師之不辟求之不斂况九彝迺能化而入乎至於  
 所謂鳳者古今曾幾見之岐陽一鳴收聲已久豈  
 逆知猶在九彝否耶則又參遠難期此必聖人有  
 為之言也今九彝內附悉為郡縣溪洞之民皆景  
 禮教其蠻長盤辟羅拜隨羣吏抱牘日趨事不少  
 怠問其俗而標枝野鹿之風猶髣髴述古其視孔  
 子之時何如使天下無鳳則已有鳳不在申土必

在此無疑余偶承役來此人皆以夔為辭余獨喜  
 猶冀一聞鳳鳴廼為堂于玉池之上題曰鳳嬉又  
 遍樹梧竹邀求琳瑯之寶此其可以致乎夫唐虞  
 之時鳳凰來儀雖遇文武神聖之君泊禹稷契皋  
 夔奮庸之臣內外相成協氣四匝故靈物畢致今  
 庸庸如賦者鎮撫茲土雖有鳳恐噫噫避長吏夫  
 此吾所以有無窮之思也雖然鳳之來不來不可  
 知而臣人奉職治此猶以陋日之不樂久于其地  
 豈以為必不可化邪夫在昔本不可居聖人猶欲  
 居之今可居而人猶不欲居其志  
 意去聖人果遠矣不能不為之慨

興隆飛雲巖記

明吳維嶽

興隆東行三十里有月潭寺寺左為巖榜曰飛雲  
 距地百餘尺中虛而下嵌乳液融結紛詭殊狀豎  
 者柱矗懸者塔綴揚者鳥厲突者獸蹲躡級漫階  
 歛衽徐睇極意所愜邃洞豁舒而窄際清渠激注  
 而前繞舊即巖麓稍右構樓攬轡脂轄者息而飲  
 焉余閱武沅江灕溪而還春和晝熙停馭周覽  
 於徑去而樓日向圯屬按察副使祁君清葺闢

垣傍飭吏廡時偶成四詩手書於石而記其端貴  
 州實殷周鬼方靡莫地秦漢以來間稱置郡羈縻  
 未改草昧至我昭代開藩樹文武宮吏始稱屏維  
 翼序之鄉今檢圖誌錦岩珠壑秘洞靈淵所至有  
 之若澄泉噴折匿見怪石巉崿林立在大都名區  
 得其餘瀋斷塊亦足以誇巧而競於人者雖周道  
 往往是焉而茲岩之奇又竄也當其湮翳於蠻煙  
 寇莽中穆駿不馳騫節靡指蛇虺所穴豺虎所游  
 提兵拓疆之夫尚趨起未嘗輕置足焉而今日冠  
 蓋以臨圖誌以載披霧觀天欣欣有遇矣然使生  
 於大都名區則有力與好事者將營以萬金侈以  
 衆觀笙簧鸞轂膏繼晷窮游覽之盛而貴州遐  
 壤雜彘中原士彥非庸命不蒞商旅非入滇不經  
 其暇而游游而知賞者幾人也噫岩固幸而邁昌  
 時出穢墟而為人所知耶又不幸居於斯不能并  
 大都名區岩洞泉石稱雄於世而為人所盡知耶

天然洞記

明田汝成

右之官於其地而善為山水游者若晉謝靈運唐  
 柳子厚是也靈運永嘉守子厚永州刺史也守刺  
 史專一州官尊而政劇而二子洒然脫畧恣蕩風



情凡州之山水稍可取者必涉足而寓目焉又能  
 作為詩文以張大景物使不落莫寰中斯亦奇矣  
 然未識二子踪跡所遺者至於今復有表章之乎  
 否也方今海內名士善為山水游者予所聞始蘇  
 都位敬天水方思道天台蔡巨源是三子之好為  
 山水游也若饑食渴飲而病就醫也其有聞而求  
 必得之也若爾搜而虞逐也位敬思道之游予未  
 之考蹟若巨源則既知矣正德中巨源叅議貴州  
 貴州山水硤礪鮮可游者而巨源必游凡一丘一  
 壑苟不為糞壤者皆涉足而寓目焉又善為大書  
 嘉勒名稱以紀踪跡庶幾靈運子厚之風者夫巨  
 源之游貴州亦密矣而清平尤熟清平者巨源所  
 與民同患者也清平地東三里所謂太極洞又其  
 東十一里所謂雲溪洞雲溪太極者皆巨源因象  
 名之也黎其間去太極百步許即今所謂天然洞  
 也當其時翳於榛莽狐狸之宅而螻蟻之封不為  
 巨源所甄錄乃今去巨源二十餘年矣風雨濛濛  
 門逕呀然弘邃虛明可肆筵几較其奇於雲溪太  
 極不啻若華屋層軒之與蓬華伍也晦於前而顯  
 於後豈非數與今夫崑山之王洽海之珠千載未

之尚有遺寶物之無盡藏也如是然則人君之求  
 醫也招以弓旌聘以圭璧焉知草澤之下不有懷  
 珍而橐者乎何以異於此洞之不得暴白於當時  
 也雖然洞之顯雖後時猶不落莫於世吾安知此  
 外不復更有遺者終有能表章之乎否也是歲巡  
 按御史宿松楊伯生暨清平土夫僉事王子升侯  
 漫言游而悅之其名則楊伯生生命之又子升汝言  
 駢句詠之縉紳聞者屬而和之錢塘田汝成記之

幾明洞記

明徐樾

樾按考畢事之日州守莫子讚漆子登及守備謝  
 欽以游觀請願半日留為山洞光予一笑而往抵  
 洞蒼然兩山夾道下有寒泉注為澄潭怡然我懷  
 從者曰未也白石壁立半折崖側下有通徑劈竇  
 圓如滿月奇哉洞也從者曰未也緣門以入小徑  
 夾崖前峯光嶺蒼碧潭流穿石折而西迴又一方  
 渚磷磷有聲雲氣覆面靜觀山色山影沉澄如鏡  
 東西風日相射南北縑繞石盤如蓋衍土一區可  
 坐可恬往百步餘而興入風泉雲壑之外矣顧崖  
 間石笋數尺形類莊點佛坐虛可容背傍婉曲侍  
 童環立者可數人俯皆平石樾欣然據笋而坐其

巔莫子漆子左謝子右席平石也小子者數人負歌而前命之歌予盼流泉而莫測其往小子再歌予再和之莫子歌伐木節以磬水石冷然交奏好音徐子頽然發浩歌童冠者八士振衣而進立斯須間歌湛露前溪橫小梁渡涉者莫子起以請曰未也渡此則雙明洞矣徐子臨水卻顧步小橋微吟半聽流泉之激穿石洞援步而登六七月間恍然光敞堂壁四周洞開一面以吐日月上圓下方奇偉一室環壁靈異莫窮變態徐子中坐而四顧焉轉而忘其美隔水鼓吹幾希奏雅而歌者繼作二三人列席酌旨酒雜山肴有事于奔走數十人環厓而侍者翼如也山水之奇足以洗心如是大夫誰謂其娛於觀聽之美而已哉歌酒話言方極懷抱葛衣輕飄山色半黯紅光入水起視郵人秉燎束楚以繼夜游揖二三子起賡再歌凜乎其不可留矣

雲龍洞記

明焦希程

威清衛本羅甸國故地也國朝始置衛以中華人守之去城西二里許有洞人莫知奇也且辱以涼傘名丙辰秋杪藩叅莆田雪峯黃公暨余往焉

洞門卑隘鑿折而入其中寬衍可容數十人其上則氤氳之氣蒸而成溜清而成漳蔚然蔚然厓石變幻望之如雲而狀態互異或如靈芝或如蓓蕾或如機衡或如凝露或如蜂房或如珠網篆煙盤旋於密石或如齊純越穀飄渺於風中或銳如懸錐而鋒芒射日或莖如覆肚而其徑丈餘或如神龍自天而下凜乎雷電之將至也余因憶家食時每觀夏雲奇峯往往見神龍垂其端信宿上下而雲從今洞殆不異也因名以雲龍

喜客泉記

明焦希程

平壩西南十里有泉湧焉匯而成池溢而成溪湛然甘冽可鑑可酌冬溫而夏清客至語笑明珠翠玉纍纍而沸風恬日霽晶瑩射日客語在左則左應在右則右應衆寡亦如之否則已殆如酌酢然於戲奇哉因名之曰喜客夫泉豈喜於客乎居人農呼而市囂樵譟而牧唱以佃以漁嬉譁錯匝泉蓋常喜之矣時和而歲豐兵偃而民息庶而富富而教泉豈不益喜乎故池以待汲溪以待灌溫以禦冬寒以解愠為雲為霖蔭澤萬數者喜之徵也

其以受和測以自澄明以辨義恒以無息以昭時  
出者喜之具也豈獨喜於客乎以喜客名者天下  
之事進而醜物則爭退而自卑則裕是故利物者  
衆水所同也喜客者茲泉所獨也遜美於衆而退  
名其所獨天下莫與爭能矣予嘗溯河洛江淮之  
源肆觀於東海泛三峽過洞庭望彭蠡泊牛渚酌  
中泠辨惠泉俯龍湫於浚湖翫玉泉於錢塘歷青  
兗幽并雍益之墟浴溫泉觴醴泉式甘泉理鹽泉  
或怡神於浩淼或鼓楫於風濤或契泚於青瀾或  
持志於異味大小不倫而所見亦多矣今日始與  
泉遇則泉之喜蓋非私予一人而予固爲泉所喜  
也不亦奇且幸哉泉去官道不數十步鮮有問者  
以是知遇與不遇不獨  
人爲然也是故重感焉

南臯書院記

明江東之

自昔忠臣義士揭天綱振地維擔扶人紀何代無  
之而惟真一不二者芳流逾遠故百世可師焉彼  
感慨摯憤鋒勵一朝未幾而濡泥追隘已不勝委  
頓若中亡真宰悠悠世味入焉而染始非不佞爽  
而後遂芻狗棄之兩者於叔季猶云小補總無當

於大儒輔世之道若吾友鄒君爾瞻氏其殆庶幾  
乎方公成進士時會主上冲齡御極惟是江陵竊  
國內連閹宦廢倫棄制莫敢巷議公極言非孝者  
無忠疏入未悟主心先逢相怒一時校闕下者五  
人公承嚴譴成都勾至則傲居氓舍鸚鵡先鳴莫  
必其命日方與鬼物隣尋得張公讀書處一僑足  
焉張公狎者馬平人嘉靖中以比部郎疏論分宜  
戊於勾勾人構此以讀書張公是爲鶴樓書院而  
公視張公後先一轍遂結茅於張公堂右居勾六  
年時時與都人士講天人性術之學條然矚然蓋  
身在局中法流界外委化運於儻來而不以人我  
參耳其門弟之高者往往負奇氣掇巍科詞章行  
誦得廬陵文憲之傳如陳給諫尚象亦以讜言放  
逐要其凌霄霄亮節不負所學又宛然鄒氏家法也  
癸未江陵事敗上召還直言忤相諸臣而公甫入  
朝省聲望益爲天下重勾弟子有羹牆之思就于  
公所嘗登覽論讀處更翺爲南臯書院址在費序  
右旁近聖人居如此其甚也規制若環堵門屏講  
堂夾室薨樓學舍大都靚深虛閒不啻一畝之宮  
前面龍山江流襟帶後接高真觀半山之麓羨哉

堂皇。峩峩乎。渠渠乎。蓋始於郡諸生之倡義作於  
 督學徐君之表章。若有司學博鄉先生武胄之捐  
 資俸。與門弟子拮据之勞。視昔。勿人成鶴樓。不啻  
 過之。公去。勾已久。而是中之濡名教。景風神者。方  
 喁喁興起。月殊歲異。非復向之舊都。乃公再出。依  
 然一故。吾不改。卽隨牒南北。浮沈。郎署。間而自見  
 一無增減。何以故。得一故也。惟真。一不二之精。始  
 能垂世立教。化俗育才。視彼乘意氣。博名高者。不  
 同日語矣。按省志。惟勾地多嵐瘴。本以安置罪人。  
 迺今不病君子。而勾之人。又能尊信其言。反資賢  
 者以孚化地。如龍場。彝窟。無能危。新建。後之尸祝  
 陽明祠下者。異世且未艾焉。假令公如新建。遇主  
 於巷。卽屠龍術。隱而文德武功。固無二道。奈之何  
 三仕三忤。權貴不能一日安於內耶。嗟乎。稷下之  
 椽。有涯。而鴻名無涯。岷山之碑。有壞。而遺愛無壞。  
 則書院不足。以重公。而勾人之善善可重。余言不  
 足。爲公重。而公自有爲。勾地重者。微獨與鶴樓競  
 爽。且與龍岡並傳。余不佞。承乏黔中。蒐名賢遺跡。  
 得三遷客。彙夏于今。稱之。顧不佞。有晉寧之謫。而  
 未羅其憂。有新建之還。而愧無其伐。總之。勿二其

心。則于三公有餘師也。天陽明著矣。鶴樓已自存。  
 記。今監司梁君銓。亦以直指。觸忌來。勾感公正氣。  
 而以碣石請。故爲公記之。以寓高山一嘅。  
 且使後之觀者。渠復日黔。爲有比之鄉邪。

重修張公讀書堂記

明鄒元標

讀書堂頽圯日甚。刺史段蒙岡公葺以居。余肄業  
 其中。因爲之言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古之  
 學者。純。今之學者。雜。古之學者。逸。而有得。今之學  
 者。勞。而無成。混沌剖判。樸茂未漓。入孝而出弟。耕  
 食而鑿飲。吐辭爲經。舉足爲法。文與行出於一。結  
 繩風遠。百家蠶興。人私利。士私學。相軋以勢。相與  
 以詐。文與行出于二矣。一則純。純則從事身心。而  
 日臻於高明。二則雜。雜則從事章句。而日流于汙  
 下。世之勤勤懇懇於章句問者。有二。上焉者。謂一  
 事不知。吾儒之耻。必由博以之約。不知舜居深山。  
 木石與居。鹿豕與游。及聞善言善行。若決江河。舜  
 之爲聖者。自有在也。下焉者。欲冥摭網羅。鷹揚藝  
 苑。不知古今名家。雲蒸霞滃。亡異飄風。好音過耳。  
 宋作者且傷之矣。嗟乎。丈夫七尺所係。以炳烺千  
 古。灼爍後代者。無幾耳。伏羲未生。八卦未肇。孔子

序書。斷自唐虞。生唐虞之時。未有秦漢之文。生秦漢之時。未有李唐之詞賦。生李唐之時。未有宋之典章。日月迅速。流光幾何。刻精敝思。於楮墨間。何異鼯鼠之耗太倉也。若然。捐典籍。兀然穆然。游亡何。有之天可乎。此釋氏不立文字之教。未敢以為然也。昔人讀史。一字不遺。程先生鄙之。為玩物喪志。夫學先於立志。孔子七十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之在人。譬之木其根焉。詩書其培之者也。章分句晰。是溺志於訓詁也。不敢以訓詁而溺吾志。提要纂位。是泛濫於詞章也。不敢以詞章而卑吾志。親先覺以明之。求正友以輔之。俾吾志爛焉。燦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之謂以我觀書。以我觀書。未越方寸。卷六經為己有。以書博我萬卷。茫茫終為支離章句也。沛六經之正脉。揭斯道於日星。庶幾哉。無負虞孔真傳。而可讀占人之書矣。登斯堂者。尚三復於余言。

便河記

明陳尚象

雲故有便河。實始於正德間。兵憲李公麟鑿往事。防來患。以貽千百年之安者也。歲久跡湮。居民多鞠為蔬圃。年來內侵之患。往往而有。頃播賦智。...

大中丞郭公頌有成。書維時所司。僉議及此。會徵兵運。餉力不暇。及識者殊以為憂。今憲使袁公甫下車。既平黎內安。外攘威德。茂著一時。野有寧宇。頌聲翕然。交作而公所長慮。卻顧未已也。一日譚及便河。周巡外。慨然曰。茲綢繆之至計也。可廢不舉乎。遂屬司理楊君應第。與視衛篆者。圖新之。捐俸斥錢。計徒採石。簡材官。有心計者。董其役。自小河口築長堤若干丈。引水灌於故道。歷兩西門。而南與東山左掖諸水會流。以達於龍潭。民不告勞。瘁上不易。歲時而長河如練。與金城相表裏。真可謂賢於勝其十萬矣。余聞諸父老言。建城之初。高皇命有司繪圖以進。恐諸苗憑高俯窺。遂以御筆指點於東山之巔。嗣是雖間有憑陵。絕無敢有從東門入者。獨西北一帶。地形稍下。故遠如正統之變。圍城至十閱月。近如壬癸之際。軍民士大夫咸不得帖枕席。則茲河所係良非鮮。昔蜀大夫李冰鑿離堆。辟沫水為民除害。蜀人至今祠之。雲固儕在一隅。無他擾。獨其害在苗耳。公修舉永賴之利。于百十年廢壞之餘。體中丞公如保之心。以慰高廟奠安南服之至意。功德于吾雲者。寧有

涯哉余惡得無紀

游馮虛洞記

明正禾實

余既改鳳凰哨路於山之麓因由麓得所謂毋豬洞者洞高數十仞玲瓏層復宛然樓居洞左有水自半山東下勢如建瓴前與洞水合流去為澗覓水所自來不可得蓋此山為藤蘿所封幾千年矣余既誌其勝則趣左右芟蕪崇之行火焉火燼得洞門門于洞稍折而西曲捲遂遙宛若天構顧陡峻不可級則先後各一僮附葛余以手若足屬僮登焉洞廣數丈深倍之前俯臨澗尚有藤蘿封之蒼翠交映其後為沉泉深數尺清可以鑑泉後崖窈窕穹窿稍左有門方丈厥中黯如余不能渡泉亦不敢就視第循崖而西有滴處可級可達上洞然循崖處耳相錯也級處趾相籍也稍失足則墮泉中余畏甚然不能捨上洞則呼僮掖余如初再登焉登處有罅下通者二余不敢旁睨第以目屬僮以足捫級凡再喘息得達余坐洞門縱觀之則懸崖續紛如伏龍如蹲虎如委佩如流蘇不可狀乃前一罅直貫山頂罅上一石直立如人形巖漿

滴其首端蓋千百年來漿所結也洞上睨下洞如百尺樓閣澗水又似在重簷下鳳山前峙若相拱揖而比風襲人令人有馮虛御風之想余因名洞曰馮虛以更其陋方余登洞時余弟嘉捷甚凡先余上下者再不恃僮又數數代僮掖予余既下則戲余渡水視石門余辭不能則褰裳獨往久之出謂余曰門內方丈餘更有重門其中若明若暗若泉若淵且重門上累累若有所屬殆龍蛇之屬乎弟又前視泉中一物長尺有咫鱗甲皆具余恐其真龍也挽俱出然弟猶惜不以火竟云出洞已曠時相與就壺觴然意水所從來不勝豪舉因復從左山索之復得一洞淡入無內履其旁則聞聲如吼稍入則聞聲如雷然不知何物也深入而後乃知為澎湃聲有坎巉巖下臨無際則渟泓一潭也余不敢入弟聞之僮若此因名洞曰雷鳴乃余弟索奇無已仍援石下視建瓴處則當小洞下有尾閭為潭水所洩水三疊如珠簾云此洞去馮虛洞百餘步仍處高然水不下洩而旁穿為瀑布乃余所改路徑傍穿之上石生如梁小洞當路旁雖有聲然不令人見險噫嘻水亦有情避余馮虛之勝

又避余雷鳴之險造化之秘亦靈怪矣哉此外巖洞疊出在在現奇時方誅茅未及盡觀而日暮矣因爲與盡之返歸記之

他山記

國朝錢邦芭

宇內山石之奇無過川黔楚粵然幽遐荒險車馬不交之處奇詭殆甚而世或鮮知之至川黔楚粵之交選第名山奇水幾以百計而嚶峩之鰲溪幽麗爲巖自鰲溪至涪水可百餘里幽崖深溪堪怡玩者何止數十而蒲村爲巖也村之上有柳湖湖之陰爲他山山高不半里迴曲斜抱上多奇石樹多楓樟楠梓中一石最奇突名曰翠屏外削而內空余鑄他山兩大字於上石腰有洞曲透其背其峯勢橫飛處瘦薄而偏聳爲石帆峯峯背古木掩映四布如房然名曰雲房左一石高而怪異曰九面峯峯前石壁中虛梅榦從洞口長出名曰梅蒼稍上一石橫臥中剗如船有孔植梅其中名曰梅舟石帆之右有洞曰小洞天梅蒼之左有崖奇險名霹靂崖稍上有峽曰藏書峽此外前後大石二十餘處低者如蹲如伏昂者如奮如翥不可名似

中構一亭名曰拜石坐亭中則諸石之奇畢呈自

拜石亭後上二百步極他山之巔四顧諸峯環拱

如兒孫俯仰柳湖湖光圓淨如鏡此外紫青繚白

攢蹙點聚蒼碧圍混遠與天際奇觀哉夫宇內名

山巨川載於經誌者寧可殫述而是山之奇殆未

多遜也乃千百年無知之者余以述名之故荒遐

萬山深處始得遇此然則世之奇偉名勝隱匿

幽遐不復見知於人世者又寧獨此山也哉

飛雲洞記

國朝彭而述

黔山多童樹不及尺石亦頑自沉入嶺遠可四五

百里皆然疑黔山止此矣偶鎮遠北道傍忽見山

半壁如墻堵百仞嶙峋色態青綠結陣而來馬上

神眩同游者曰卽前所云飛雲洞也嶽嶽歷落萬

山飛動予驚悟曰何奇怪乃爾城濮之役一戰而

霸何求多爲先登者呼曰此中大有物蓋先內而

後外爲拾級而登朱門照耀時官題楔折而上有

巨象一軀可十餘圍自山椒頰身下捲鼻與巖牙

相關雌雄未决若有待者又晉一階爲平臺夾墻

如飛樓數間濶可數丈下臨絕壑有石欄爲遮欄

外三峯肺石鼎峙山額溢出飛榭四敞懸壑下墜

乃族光怪樓中左右壁大且環堵如陣雲戰馬劍戟相列如怒獅搏豹有鳳翔者有鸞舞者其慧且黠者如獼猴數百纍纍引手飲澗下如鼉鼉跳躍追逐木末如鷺鳥愁胡攫身欲動其樸如定者為甌為釜為尊彝為胎銅為珊瑚或簇荇藻或結芝蘭或圓若璧或半若珪種種不可思議洞中兼而有之嗟乎此明堂考王會圖也又折而右有石蟒塞路狎狎矯首而出石梯再下數武又有一小洞水潺潺流出石乳亂下其詭譎欲過之聞此中二三年大水湧出輒見龍一枚以為嘗噫龍神物洞龍宮也變化不測故應爾爾易曰雲從龍非誣也寒神酸骨不可久留尋前路下審視門外半壁夫約與門內所見相勝不相學難為兄弟石唇掀舉或然穹然乃仰觀門前古栢高十餘丈盤錯離奇似在漢孝武以前唐蒙相如所未見者與栢相對山腰飛泉一股瀉瓶而下不雲而雨灌田無算湔湔為石潭倘恍若失久之然後始悟黔山之童石之頑蓋有由來殆此洞之故乎此洞尤物足以奪造化之巧整天地之藏矣彼山靈者尚有餘力以備諸山哉昔夜郎王謂漢使者孰與漢大郎此一

洞觀之誠哉是言又予嘗思扶輿精靈所鍾不人則在物黔中地自莊躡關以王滇誣為名暨供上國之用者絕少為此洞所奪無足怪者吾行天下多矣洞之奇未有如此者抑何偏生於此荒陬蠻裔之鄉乎若置此在中原五岳間為人耳目近玩及不奇矣抑王者不貴異物宜秦漢以前之君棄而弗取也嗟乎自孫王負固黔滇萬里隔聲教之外者十有五年矣今六師式廓盡有西南之地此洞欲自外於天地之間有所不能雖然此洞不見中國人久矣又頗怪見之而不為異與夫不能傳者則洞亦有幸不幸焉也路經平越乃檢篋中是作質之少叅徐公鑄之片石附洞不朽用勅山靈自愛時二子始騫隨侍并記

噴珠泉記

國朝廿文焜

壬子春仲適有金江之警三月八日余提師西行踰關嶺渡盤江至新興之江西坡夜半忽傳西戎比道之報因不欲黷勞兵士撤營東歸始按轡徐行未至平壩十里許見道右一亭孤立榛莽詢諸左右僉曰此珍珠泉也向莫知之自焦監司飲之



拯其病乃建諸亭於是下騎偕諸從事往觀焉池廣數尺一泓清冽泉之湧出水寸許纍纍不絕或左或右此起彼伏狀類噴珠下蔭千畝因與諸從事少憩於亭隨飲于池上舉觴數行憶昔出使朝鮮過葱嶺站一山積翠瀑布高懸散若珠飛此為巉峴所阻激之使然斯泉也胡為哉蓋天地靈異之氣非鍾於山則鍾於水或鍾於人願黔之山頽焉若塊草木不毛黔之民愚頑成性虞詐居心求夫靈異之氣不少槩見惟貴陽郭外西北隅漏洩泉晝夜百盈百虛不爽其度誠天之中氣所出復委之頽垣敗壁下蕪草蒙茸人莫知願徒為山靈所笑今茲泉珠噴錯落疊疊不休此地湧珠璣也竟同棄於榛莽將天地獨鍾之秀幾幾乎槩盡乎人與山也可勝惜哉嗟乎人之不遇數之使然斯二泉也亦有運氣之厄同於人之不遇乎余聞東魯之泉有三而夫子間出為萬世儒宗意者天厭苗蠻將啓文物而先呈此靈異之休歟是泉之不遇於今者安知不為徵于後也因更其名曰噴珠併列諸從事於碑陰記其事以誌化成云

烏龍洞記

國朝劉爾怡

貴定縣南十五里林武之旁曰烏龍潭環潭數里竹樹蒼鬱人行樹木間但聞疾風驟雨颯颯然響於潭上逼就之有洞焉大水出其中急流直注水石相激戛擊成聲自洞口入十數武洞隘小水行石笋下手趾並任乃可入秉炬燭之沿磴直上又卞丈許洞濶可二畝潭水渟泓如方池然火光射池面閃爍搖動日晴不能定池中動物馳驟噴薄自方池之南洞分為二稍折而西洞狹而長行六七十步當岩蹲伏如虎豹森然欲搏人旁一巨人挺杖鞭乘之既近則皆石也又數十步水自下沸湧而上峻壁絕崖遂窮於入返舊路自二洞之分復折而東洞低曲僂俯進如行蝸角中旋前旋折仰視空岩上石垂垂欲墜水行或見或隱穿鑿石罅間又自為一水前與方池通自空岩平行里許踏蹬而下頂腹背趾皆受水聲窾坎鏗鞳萬竅俱鳴蓋大水自峯腰直下匯為深潭潭潭可容舟石壁削立水勢急不能出迴旋奔路衝入旁隙疑竟達於稍西一洞者是也於是陰風淒切冷氣侵骨衣袂盡濕復聞有物如豕豨噴飯聲三四不止意不欲

往既出坐石上邀夕日曝背歷記所至書之於簡

長樂洞記

國朝李時晟

自縣南渡河而西走十里許曰羅容凡四寨其中寨多佳木竹石寨左有洞高在山半寬敞如大厦水自洞石出僅沒趾無聲達於洞外與石遇齧而鬪則瀧漉噴薄磅礪碎若雷霆震驚弗聞人聲下由長壑其勢徐殺邈邈瀾瀾如白虹合于河而去余至洞前觀水水色侵膚撲面解腰間瘦瓢飲水水芳潔異諸水作梅花氣緣環洞多梅也竚立久之始入廣自十步崇自三十尺而殺之衆石巉岬石乳盤結下垂作異狀有若觀音若羅漢若鐘然者扣之有聲羅漢森列不一仰視洞屋微劃刻有光苔蘚交護影影如蟲書古篆弗能辨識又進二十步曲折而南有小池方丈中有石嶽嶽如盆盛太湖石也又入數步稍隘如人之半近壁有石床丹灶石床光潤如拭宛若遺蛻於上者世傳宋未有人黃冠大帶負橐而入莫知所終又進十數步暗不見物秉炬而立自洞屋上有水潺潺下滴一盆盛之盆深尺許廣倍之光瑩如玉又左右若

貌若虎踞卧於地奇怪莫能名狀而似羊者居多焉聞昔有人入洞取羊口水用點化銅鐵望以成銀風吹炬滅竟不能入而返夫山水洞壑高大則雄孤絕則奇闊靜則幽明敞則麗美麗則秀四者有一焉即為勝今此洞兼之矣惜其以地僻而彝微不惟軒冕不至騷人墨客不到即樵牧亦不入惟煙嵐雲氣環封洞口水聲潺潺不舍晝夜而已使其在通都大邑則游賞品題豈有虛日耶士之賢者寄跡於山陬僻壤不有物色知已弓旌之辟無以表見以行其志淹沒終身殆茲洞之類歟客有未遇者與余感嘆久之相與拄杖而歸明日紀其大畧

漏洩泉記

國朝田雯

貴陽城西岡巒稠複石徑縈紆衆山之間有泉一泓瀏然清淺廣不數尺輕風隨來波鱗微動盡一晝夜其盈縮以百為度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故字之以百盈名之以聖泉而鴻書之為漏洩不知何所昉也余偶過而觀之莫測其所以因思天一生水地二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身則水之盈縮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

人身之呼吸刻可以百而茲泉則必以日計者何始猶銀箭之壺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矣吾鄉洑突泉清泚噴吐湍飛濤立為歷下奇勝然濟水泆流來自王屋有本者如是而此則旱麓也江海河澤固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阿烟涼草塞既無文石之壇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憇遊人之屣思為甃石構亭少助其勝暇則攜陽羨茶酌泉而烹以終一日之觀又何必學數息於道流問測畧於合史也哉

漏洑泉記

國朝范承勳

辛未秋余以代撫篆下黔聞城西有漏洑泉頗異一日夜百盈百縮又名百盈泉視事之暇秋光甚爽因策馬往探焉出城行十餘里轉入山僻見荒烟亂石間一泓清淺甫數刻即消長數次以一晝夜計之約可百度名之以百盈信不誣也於是偕同遊諸友共坐泉上酌酒賦詩日斜而返翌日偶與司道諸君言及之思欲為之構亭植樹以憇遊人適旋滇匆匆未暇也歸未幾諸君走字來言已結亭矣且為構堂索余言記之余因慨夫天下名

山勝水生於通都大邑為高人達士所賞而傳者固不必言若乃鍾靈異之氣擅造化之奇生於遐陬僻壤沈淪於荒烟亂石之間名湮沒而不彰有如此泉者蓋又不知凡幾矣爰書數言寄諸君俾勒之石以告夫後此之探奇覽勝者共物色而表彰之

雲臺山記

國朝張拱樞

雲臺山在縣之西北去城二十里儉從望位關入山皆浚澗幽壑古木崇嶺山形四面削成獨迥出於層霄之半俯瞰萬山羅列如兒孫左峙塔山右對彌勒極山腰有石洞擊之若鐘鼓聲山腰之旁有龍泉紆逕而右會自梁河繞其山麓絕壁有白雲洞如哆吻張鬚盤旋而入朝夕間雲往來山巔如臺隍然因得名焉人踪從不到相傳其中猛虎毒蛇與通臂猿山道士及奇形猥象之獸甚夥隆慶丁卯與通臂猿山道士及奇形猥象之獸甚夥隆位牝結廬於望依關者十載一日謂惠登曰赤城天姥古入會經開闢矧此山相去幾許而顧使之沉淪於蠻烟瘴雨間乎吾願捨身以入如聽木魚有聲則登此山不則為虎狼吻矣言訖攜木魚以

往散石灰以誌其跡越三日山頂魚聲響應於谷  
惠登曰吾友達山矣即持鉢沿灰跡以行攀援而  
上遂登巔道人瞑雙目誦皇經端坐古栢樹下惠  
登手拍其肩曰我來矣相顧大笑而此山遂樂有  
有千秋知己矣越數十年道人跌坐而逝有石斲  
然壁立即其蟬蛻處後人頽之為遺真亭也明末  
我馬生郊苗叛寇訖遠近人多避秦於山山靈貽  
請戊戌之秋余與宋子次梅重理舊業讀書其上  
者若而年鷄鳴風雨露飲霞餐罔或間時乎洗眼  
看山則與領其要時乎掉頭看雲亦不堪持贈人  
用是山之得名有以副其實也因縷筆而為之記

聖泉記

國朝李

祺

由城而北取道於貴山之麓迤折而西六七里許  
有泉焉秋冬不涸春夏不溢或盈或竭晝夜以百  
計昔人名以百盈舉其盈也而竭之數不與焉鴻  
書載曰漏洩言其竭也而盈之數不與焉說者  
謂其為機械所致是何異於李渤之遊石鐘山  
石之磴磴者扣之曰其聲在是而蘇子笑以為  
也君子曰往來推遷者道也盈虛消息者理也

尼以其不舍子與謂其有本茲泉之或盈或竭晝  
夜不爽其不舍與其有本與固不可得而測也不  
可測則名之曰聖亦奚不可哉於是茲泉之名幾  
與楊子之中冷廣陵之六一錫山之惠泉埒名中  
州冠蓋相過遊人賞鑑每為流連而不忍去嗟乎  
璞必剖而美始重士必遇而名始傳倘泉處荒烟  
蔓艸中而不得一大君子以賞拔之則亦荆山之  
玉版築之說耳大司馬范公大中丞衛公過而物  
色之伐石取材而亭榭一新礪石題碑而珠玉琳  
瑯幸哉此泉得大君子之品題而名愈不朽矣至  
其泉之或盈或竭與時消息石之觸乎氣之激乎  
求其理而不可得則試叩諸泉泉曰子非子安知  
予之或盈或竭而與時消息  
吾終無如此冷冷者何矣

天然洞詩引

明王木

天然洞古無名有之自巡按守菴楊先生始洞右  
 臨官道東望雲谿僅七里西脇太極近才百步門  
 中一石下柱如象鼻然溪約七丈闊二丈有奇上  
 平如掌可列三十席高約闊之半懸崖墜乳上下  
 錯出鳳騫亂臥雲結珠流奇怪萬千不可盡狀而  
 青碧炫白諸色且離然雜傳又皆二洞所無有者  
 斗折而西闊幾一倍懸崖特下間為西北二室自  
 此極幽暗非秉炬無所見樞樓而入數十步崖復  
 高起溪廣奇怪亦倍于外貴山稱佳勝可人意其  
 在迤東曰東坡月潭巖又吾清諸洞有名者三雲  
 谿雖高闊十倍以距城頗遠人跡罕至太極雖中  
 湧冽泉可愛而石底鼓隘不可列坐視此誠二洞  
 之尤月潭之偶然以土石外塞門不踰肩望之僅  
 二小穴故未有知而遊之者今衛官輩有事於此  
 偶一步出歸稱奇甚乃諭以疏鋤門徑旁刈荆莽  
 工再舉始豁然明爽日通賓興矣獨未之至也是  
 月日守菴以瓜期北還余與營繕侯郎中汝言治

具其中飲餞外堂相與驚賞久之既盛炬內入導  
之軍樂談飲踰時比復坐不覺日西夕矣守菴喜  
劇題額云云且命聯句遂成如左夫萬物在天地  
間廢興有時而顯晦因之此蓋開闢時物也設  
屬華又百八十年矣鄉人之賢類出前輩顧今始  
待以顯豈非數邪是可重嘔也已守菴名春芳字  
伯生宿松人汝言名問號雲  
谿時督木蜀便道歸家者

跋

郡志跋

明阿天麒

黔鎮遠為荊州南境古羅施國史稱夜郎王自雄  
南服迨漢武始就羈縻考其地石屏思邈龍池鐵  
溪箐寨峭深洞窟盤錯其人椎髻徒跣戴笠荷犴  
與箬馬焚僮伍明興德化弘被易魁結為冠裳二  
百年文教翔洽彬彬然鄒魯矣郡舊有志遭回祿  
燬缺而未備職方有遺考焉郡守張公保登振刷  
使荒徼之外沐浴潁川渤海循茂之化復以其暇  
進掌故取而損益之首輿地而次營建列食貨而  
繼學校載師而及人物節孝文藝吏治戶口選舉  
災祥風俗以次臚列若指諸掌事核文實例嚴裁  
當稱信史矣於休哉不佞揚詡之餘竊有感焉今  
天步孔棘中原糜爛於鑛稅獨貴作以貧瘠稍紓  
然在土不足克軍國仰哺楚蜀則閱財賦而計貯  
積將無穆然長思乎且郡境密邇銅仁苗穴封豕  
之突時有之覽兵政而蒐卒束伍石崖焦溪無日  
險也若乃滇南通道咽喉孤城一有衝決偏橋鏡  
梗則邛水徑達馬湖心計士嘗策之觀輿圖可中

矣昔王文成講學龍場致良知一語中天耀靈一洗炎荒夙障子大夫仰宗先正樸棧多士豈徒以風俗質野志郡乘哉然則公之志豈曰紀事大有裨於黔矣按郡爲參井分野歲星適蒞焉文明光大暉麗西南志之成適應之

琬琰之作不毀於穹壤矣

明張明弼

書蔣母吳太安人傳後  
甲申春仲予從驄馬行部嚴州見桐廬九達蔣君之狀而心擬之曰此其人必排雪霜出栗棘之人也及見其泄事神鷲而勇沉則又心擬之曰此其人必夙有至性而鍊鍊於千疢百疾之間者也九達泣下乃與予言初年十三遭安賊之難縛而去其生母吳投烈焰死焉其伯兄死仲兄掠父明經君逃九達居葬七年轉鬻烏蒙得遁歸復見其父兄招魂墓母蓋生人之艱苦於是備矣出吳太安人傳俾讀之予乃擊案而起曰嗟乎人者天地之儕也然人者通男女之稱也男稱人非女不稱人儕也然人能儕天地非女人不能儕天地也吾每見人傲然自雄曰我男子也我丈夫也或相勸至反唇相稽則曰爾婦人乎女子乎吾辱爾當贈之以

巾幘嗟乎此不識有女子人者也不識女子人亦能儕天地者也吾論往古有分州畫野之男卽有畫仄斷鰲之女吾論近代有濺血嚼齒之男卽有鵲面割鼻之女如日光於晝夜光於夜陽羸於夏陰羸於冬不相讓而相掩焉豈男子儕天地而女子不儕天地乎及吾觀今日則吾又疑男子之儕天地者反不及女子之儕天地男子之人反不及女子之人吾非不居男子而過爲此論也吾當天啓子丑間親在燕都見諸正人君子犯魏璫而被批殺者皆璫怒未盛皆面未裂時抗其罪以忤之耳請問自萬工部歿林御史擒若是後有以片字入疏忤璫而蒙殺者吾且萬拜之夫攫虎者當攫之怒爪張牙之時若虎睡而刺之又何勇也茅焦之所以立誤者爲其能脫衣於二十七人入鑊之後耳若第一入鑊之人安知其不悔泣而欲逃也至其餘之頌莽功德造卓生祠此又糞蛆草蠋不足人已若今年三月之事吾益疑之君臣雉經其爲全節誠爲無愧然以燕都之大纓珮之衆何以無一人挾故主以遁荒耶何無一人負太子而出耶何無一人率數十之旅與賊巷戰以歿耶又何

無一人懷司農之笏藏留侯之椎伏豫讓之橋以  
 萬一踏賊於行車以斃耶至其餘欲任管仲魏徵  
 稱不凡人作勸進表者其數十倍於死事此又糞  
 蛆之孫草蠹之子不足人巳吾乃可與述蔣母之  
 蹟當安賊陷普城時九達父明經君遭危疾不得  
 動顧母與九達曰吾死於此矣若率是子或徑或  
 竇猶可活也母泣曰君死此吾義亦死於此何活  
 為乃守君不去未幾賊至先擊九達九達欲自殺  
 母抱止之曰賊將奴汝不汝殺也汝父死此汝母  
 亦死此汝今去倘他日脫歸求汝父母之殘肢斷  
 肋而葬焉汝事畢矣吾兩人之鬼魂其耐矣兒年  
 少其以此時熟識之九達乃從賊去次執母母求  
 死賊給之曰若有藏能示我者吾貫汝母亦給之  
 日前焰焰者吾家也其中有小藏吾示汝賊喜從  
 之至則為張萬戶宅時火正熾母將躍而入適有  
 號而過於前者則賊縛其姊邵氏婦也亟目母母  
 呼之曰噫乎其從貝戎乎無其從祝融乎相視大  
 笑並躍而入頃刻並化賊相顧咋舌遂釋明經君  
 不殺明日九達哀告賊押歸視父母則父彌留母  
 骨燼矣灑血而去是日也明經君得母死故不殺

而母之母甘氏已先奪賊刀自刎母姊妹並盡此  
 一女子者能活夫留子從母挈姐入大火聚如清  
 涼山如澄冷淵假令居魏賊之時必不見工部死  
 鄉史擒而暗也寧補續破登聞鼓而死不嘿嘿坐  
 羊豕車以待烹也假令處今年三月不肯見雉經  
 有數人而郎縮也寧率同志觸階詈賊而死不削  
 髮以百金買乞丐之衣而求活也我疑今日男子  
 之人不及婦人之入男人之儕天地不及婦人之  
 儕天地正以見蔣母故耳如蔣母之人者驕稚男  
 子亦可曰我婦人也女子也豈爾刺刺男子乎如  
 欲辱婦人當贈之以冠纓吾聞名節之後必有顯  
 者應在九達以九達試小邑其鈇視宏達若此則  
 異時儕天地之人既在母之女子人又當在九達之男子人也





